

陳國樺譯

蘇渥洛夫大元帥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新廣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世圖字第三〇三四號審查證



I. BAKHOTOV
A. RAZITNOVSKIY
陳國樺譯

蘇 渥 洛 夫 大 元 帥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84324號粉)

蘇渥洛夫大元帥

(Field Marshal Suverov)

渝版粉報紙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本
書
特
許
翻
印
權
所
必
究
有
究
本
書
特
許
翻
印
權
所
必
究
有
究
本
書
特
許
翻
印
權
所
必
究
有
究

原 著 者

I. Bakhterev
A. Razumovsky

譯 述 者

陳 國 樺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蘇渥洛夫大元帥

序曲

年輕的軍官

一七六零年秋，柏林，在卡介森家中，他是柏林市市長。布幕拉開時，有一座書房，地氈鋪在地板上，卡介森坐在桌邊，雙手捧著頭。牆上掛着佛力德烈大帝的畫象，戴着漂亮的假髮，穿着一件紫色的外套。這書房有三個門，一扇門通到走廊上，一扇門通到裏房，另一扇是玻璃門，通到陽台上，在玻璃門邊站着卡介森的妻子。她的眼睛注視遠方，看到底下濕濕的草坪，看到屋瓦頂，看那光禿的樹木和教堂。正在下雨……有一位柏林市政府的職員，神經很緊張的在房裏踱來踱去，還有一位文官在那裏，他也是情緒很緊張，一小隊的俄國兵在草坪上出現，在喧囂的軍樂聲中走過卡介森的屋子。接着是第二第三隊俄國兵走過，遠處有軍樂在奏鳴，俄國軍隊正佔領柏林。

卡介森夫人：

序 曲

先生！先生！俄國兵已到了柏林，他們走前來了。

卡介森（衝到窗子邊）呵，我的天，這些俄國驢子到了柏林！讓魔鬼殺他們！快到市政廳去，馬上傳那些商人來，時機還未失掉，我們仍然可進行交涉，救出我們自己。

文官瓦納：我會遵命去做。

卡介森：瓦納兄，請勿心慌，卡爾烏力不會使我們困在牛角尖裏。

文官瓦納：我們現在僅能聽天由命，聽卡爾烏力安排，他是俄國的皇太子。

卡介森：你馬上到會計處去，我會應付其他，可憐的國王，可憐的祖國。

卡介森夫人：仁慈的上帝，什麼都完了！

克洛蒲辛：涅柴甫，這裏很不錯，我們可以紮營在這裏（對士兵說）你們跟我來。

卡介森：現在，他們進來了。

（士兵們走到門邊，他們不整齊的服裝，給秋雨所浸透，並濺滿泥漿，首先進來的是彼阿得李斯可夫，一位年老的士兵。）

斯可夫：（放下他的來福槍，擦擦他的手）啊，好糟糕的天氣。

（杜巴梭夫，另一位士兵腳上受了傷，跛着進來，葉哥金扶着他。）

葉哥金（對杜巴梭夫說）：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

克洛蒲辛：（對士兵）你們就住在這裏。

士兵們：甲：吓，吓，骨頭都凍酥了！乙：我身上找不出一根乾骨頭！丙：好，城市總比戰場好，下雨時你可找到掩蔽。丁：我要去睡了，直睡到後天才會醒哩。

（卡介森打開抽屜，拉出一大疊文件。）

李斯可夫：我們餓着肚皮跑了幾天路，但現在我們疲累的身體，可以休息在這「皇宮」裏，這是我們應得的享受。

葉哥金：（幫助杜巴梭夫坐在靠椅裏）我們會關照你，你在醫院裏也不會更好的，你把腳伸過來，我把你的靴脫掉。（輕輕把靴從杜巴梭夫受傷的腿上脫掉。）

克洛蒲辛：（對葉哥金）當你在脫的時候，你最好把自己的靴也脫掉。看你弄得那麼凌亂。（對士兵們）脫掉你們的皮靴！你們把蓆子弄髒了！

葉哥金：脫掉吧！

（士兵們脫去皮靴，卡介森攜着一批公文離開房間。）

一位士兵：瞧。這位先生多窘迫，喂，那邊（指着卡介森離開的身影）還管那些文件幹嗎？——你在那邊把蓆子捲去。（卡介森走了。）

李斯可夫：讓他去吧！你不用見他心煩意亂嗎？

葉哥金：（脫掉皮鞋）我的老爸常常說：只有傻瓜才穿皮靴，聰明人穿的是樹皮鞋，看者赤着腳走路……他常在冬天赤着腳走路，他真的這樣做。

李斯可夫（脫掉皮靴，口裏哼着）：啊，我多麼渴望着你，我的爐火，我的家是多麼可貴！

卡介森進來，經過桌子邊。

葉哥金：現在，伙計們把地板弄乾淨，讓我們跳舞吧，杜巴梭夫，我們跳吧？

杜巴梭夫（撫着打傷的腳）：啊，我會不願意跳嗎？但我腳上的洞口不讓我跳啦。

葉哥金揮動他的手，步子踏着地板，嘴裏哼着：啊，我多麼渴望着你，我的廣袤的大地……

杜巴梭夫：這老傢伙又想家了。

李斯可夫：冬雨現在已下過了嗎？（停住）

葉哥金（審視佛力德烈的畫像）：他們弄了一個漂亮的蕩婦在這裏！

卡介森（突然激怒）：什麼「蕩婦」！那是佛力德烈大帝！他是國王！

杜巴梭夫（對葉哥金）：這是國王！這是國王！你却說是蕩婦！他們不龍忍耐，如果他們的國王給侮罵爲下流人的妻子！

克洛蒲辛（對卡介森）：你怎麼會說俄國話？

卡介森（停了一會）：當我們和俄國沒有戰爭時，我有一間大商店，我常到彼得堡做買賣，我常到那裏。

克洛蒲辛：你也許到現在還去做買賣……

杜巴梭夫：而現在，却臉頰迎接你的客人。（大笑）

（在談話時，有一位年輕的軍官走進房裏，他有中等人的身材，穿着戰地制服，手臂裹着石膏吊起來，他站在門口，沒有人看見他。）

年輕的軍官：他們倒很自在……你們好嗎？

（這些士兵看見官長，在一分鐘以前，他們都是活人，現在突然變成冰冷的雕像：「官長日安。」杜巴梭夫掙扎着站起來。）

年輕的軍官：（對杜巴梭夫）別站起來！別站起！你們都是從威厄嘉來的嗎？你在什麼地方受傷？在哈爾門？你叫什麼名？

杜巴梭夫（半坐半站）：報告官長！我叫杜巴梭夫勃洛卡。

年輕的軍官（將手攔在杜巴梭夫的肩膀上）：好，好，我知道你在這裏很舒服，現在你有一個休息的機會。（跨坐在一張椅子上，注視每位士兵）：都像木偶……你們為什麼把胸脯挺出來？（停了一會。士兵們繼續站着硬直立的正姿勢，直望這位年輕的軍官叫出口令：「稍息半」這聲響來，依照陸軍規則，這些士兵才鬆了口氣。）好了！好了！（對克洛蒲辛）你把十英的生命都訓練完了。

克洛蒲辛：是的，官長。

年輕的軍官（對葉哥金）：等一會兒！咳，你，那邊那位英挺的士兵，你叫什麼名？

葉哥金：我叫伊文葉哥金，官長。

年輕的軍官：好，葉哥金……你覺得柏林怎樣？喂，美麗的城市？你喜歡嗎？

葉哥金：不曉得，官長。

年輕的軍官：怎麼一回事！你的眼睛呢？

葉哥金：不曉得，官長。

年輕的軍官：你也不曉得你的眼睛在那裏？你這木偶，你是一塊木頭！

杜巴梭夫：報告官長！（年輕的軍官回過頭來）我這樣看柏林，柏林是不錯，一座富庶的城市，面積相當大，比較我們的威厄卡還大。

年輕的軍官（對士兵們）：伙伴們，你們怎麼說呢？

士兵們：是的，官長！

年輕的軍官：呸！你們承認！你們沒有眼睛嗎？你們沒有心嗎？你們佔領一座城市，冒着生命的危險，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座城？有什麼重要性？（士兵們都靜聽着），終沒有一個人解釋給你們聽，他們以為你們不須要曉得，但是，不，葉哥金一定要曉得，而你，杜巴梭夫，你……和你……你們大家都要曉得，這裏是佛力德烈的軍械庫，火藥廠，鎗砲廠，兵工廠……士兵們，這是偉大的勝利！

卡介森跑出來，神情不鎮定的走近這位年輕的軍官。

卡介森：報告俄國官長，致敬！官長！

年輕的軍官：我相信你就是市長。

卡介森：是的，是的，我就是，我是卡介森！

年輕的軍官：有什麼事？（卡介森示意他到旁邊去了。）

卡介森：我最歡迎俄國的官長……但那些士兵呢？我也要把普通士兵，安排在……房裏嗎？

年輕的軍官：這些士兵會離開你的書房。

卡介森：呵，千謝萬謝！

年輕的軍官：這裏將是總司令部，士兵要住在你的客廳。

卡介森：啊，多麼不幸！首先佔領柏林，以後佔領我的書房，現在佔領我的客廳……（對

士兵們）親愛的佳賓，請走這條路！

（士兵們收拾他們的東西，跟着卡介森，這位年輕的軍官，他就是蘇渥洛夫，獨自留在房

裏，他注視牆上柏林市全圖，注視佛力德烈的畫像，從陽臺上的門望到方場上。

蘇渥洛夫：柏林，你就是這種樣子的嗎……

查尼歇夫將軍走進來，軀體肥碩，神情不安定，一位副官跟着他。

查尼歇夫（喘着氣）：吓，漂亮的書房！從來沒有過那麼好的總司令部，美哉！美哉！

（對那位副官）請你發發慈悲，到屋主的房裏，告訴屋主太太趕快煮香腸，告訴她要快些，我的肚子已咕嚕作響……我馬上就來。

（副官致敬禮後就出去）

亞力山大威西力慈！親愛的兄弟，怎麼我沒有看見你……啊，你掛了彩？……

蘇渥洛夫夫：只是抓傷一點點。

查尼歇夫：你是對的，在這些日子裏，一個創傷就是一條抓痕，掛彩就等於手指的彈痛；我聽人說，你幹得非常漂亮，我一定要讓你父親威西力伊文諾勿慈曉得這事，讓他也為他的兒子而得意……你滿意嗎？

蘇渥洛夫夫：一點都不滿意，我們在城外浪費太多時間，讓兩支敵軍都逃之夭夭，不然，我們可以一舉而殲盡敵軍。

查尼歇夫：性情多麼火急！老是那麼急迫，你常常有那種奇思怪想……

蘇渥洛夫夫：那樣才可以結束戰事。

查尼歇夫：請停止這種小孩的行動，我們要注意戰略！戰略！——那是你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事都要在戰場上解決，我的孩子，有很多事情已在聖彼得堡解決了。（放低他的聲音）使阿得費多羅威慈，他陛下的皇太子，不久以前改了名，改為什麼卡爾烏力！為什麼呢，他的俄國話也說得期期艾艾的，他用德語來騰告！這就是那麼一回事！皇太后說：「前進」，但這

位佳兒却說「後退」……時間是不一定的，今天他是皇太子，明天他就是皇帝……而我的階級和官銜，却不是永遠釘在我身上……你笑嗎？你注意我的話，當彼阿得費多羅威慈登極後，他會和佛力德烈簽訂同盟，更甚的，他會派我和我的部下援助佛力德烈。（彎腰和蘇渥洛夫耳語）下令叫我們保護佛力德烈……

蘇渥洛夫：我不懂你這話，柴哈爾格利哥力……

查尼歇夫：噯，你今天真呆。你應該去問脫都崩，他會告訴你一切陰謀……

蘇渥洛夫：我不願意曉得，我不願意從脫都崩學得卑鄙醜惡的事。

查尼歇夫：瞎說！你不要對脫都崩那麼不客氣，他是很有地位的人，在彼得堡，人們對他非常尊敬，你在他面前得小心說話。

（脫都崩進來。）

啊，脫都崩，你來了！我要出去一會兒，在我離開後，你代我負責總司令部的事，衛隊都站崗了嗎？

脫都崩：他們早已站崗好了，城裏的秩序很好，但是我奇怪你，城已經佔領，而投降條件還不曾擬妥，也還沒有簽字……

蘇渥洛夫（對查尼歇夫）：請原諒我，這城已向勝利者投降，除了普魯士人以外，誰需要這些條件？

查尼歇夫：來，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什麼事都要弄得黑白分明，沒有人能找出什麼毛病……脫都崩，你得小心些……和市長把事情討論妥後，我就會簽字，當心，什麼事都得依照彼得堡的論旨做。……

（卡介森進來。）

卡介森（對蘇涅洛夫）：報告官長，你的意見都已辦妥，士兵們都非常高興。（看見查尼歇夫和脫都崩）呵，將軍大人，多麼光榮的駕臨，我很高興！（深深打躬）

（查尼歇夫和脫都崩稍爲點頭回禮。）

脫都崩：你是市長嗎？

卡介森：是的，是的，我是市長卡爾馬利亞卡介森。

脫都崩：給你介紹查尼歇夫伯爵殿下，他是遠征軍的總司令……我是脫都崩將軍。

（卡介森再鞠躬致敬。）

查尼歇夫：好，我就要走了……我還有重要的事。（對卡介森）脫都崩將軍會和你討論一切。

卡介森（鞠躬）：我很高興。

脫都崩：我們所負擔的任務是最嚴重的。

（卡介森再鞠躬，查尼歇夫行到門邊，蘇涅洛夫趕快跑前去。）

蘇渥洛夫：柴哈爾格利哥力，請你別走。

（副官進來）

副官（對查尼歇夫）：伯爵殿下，什麼都準備好了！

查尼歇夫：是嗎？（對蘇渥洛夫）你瞧，我還有要緊的事……（高聲喊）跟這位市長討論條件時，蘇渥洛夫少校，你是要在場的？（查尼歇夫和副官出去。脫都崩坐在靠椅裏，卡介森很恭敬的站在他面前。）

脫都崩：我們已和柏林衛戍司令豐洛作夫簽了普通的投降條件，剩下的幾項是和市長簽字的，（卡介森鞠躬）總司令命令我們：本城應捐輸一筆鉅款……兵工廠，製砲廠，火藥廠都應該毀壞！（卡介森是靜靜地）我們現在是要討論這幾項，這需要很多時間……我們不想麻煩我們年輕的朋友……他是累了，且掛了彩，蘇渥洛夫少校，我不想停留你！

（蘇渥洛夫遲疑了一會兒，就行到門口去）請告訴查尼歇夫伯爵，叫他不必來這裏，我馬上就到他那邊去。

蘇渥洛夫（在門邊回過頭來）：是的，我會去找總司令。

脫都崩：就是這樣子，你可以去，少校先生。

（蘇渥洛夫出去，沉靜片刻，卡介森突然變了形狀，他挺高胸脯，裝出驕傲的神氣，很嚴厲的俯視着脫都崩，他不再滿不在乎的坐在靠椅裏，但坐得直直的，臉上是另一種表情。）

生？

卡介森：這樣……（停頓）這般……（坐在對面的靠椅內）你自己要怎麼說，脫都崩先

脫都崩（站起來）我想說……情形如果……

卡介森：住嘴！（停頓）不要藉故推諉。

脫都崩：卡爾烏力陛下的諭旨，我已詳述在信裏……

卡介森（很尖利的）：彼阿得費多羅威慈不會發出這種命令……你必定誤解他的諭旨。

（他把拳頭擊在桌上，用德國話詛罵着，很激怒地用手指在比劃，反覆說着彼阿得費多羅威慈，卡爾烏力的名字，脫都崩用德語回答，顯然企圖證明自己是無罪的，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張文件，交給卡介森，他拿來審視一番，提供了好些意見，脫都崩點頭讚許，便把文件修改。）

卡介森：這是多麼可怕！多麼恥辱的事！他們的行為像懦夫般，這些沒有脊骨的蠢東西！

脫都崩：請原諒我，先生，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

卡介森：我希望知道，我們偉大的保護者卡爾烏力，他就是彼阿得費多羅威慈陛下，他究竟在想些什麼，當他發下這嚴厲的諭旨？

脫都崩：我的天！卡介森先生，請別失望，一切都會圓滿解決。

（查尼歌夫進來，他很生氣，卡介森馬上裝出一副謙恭的假面具。）

查尼歌夫：脫都崩將軍！

脫都崩：啊，報告總司令，我正要到你那邊去……蘇涅洛夫少校沒有告訴你嗎？

查尼歇夫：蘇涅洛夫少校說，你叫他離開房間，你爲什麼這樣做？我命令他留在這裏，在你們會商的時候。

脫都崩：請原諒我，我沒有聽見你的命令……我以爲蘇涅洛夫少校太年輕些……

查尼歇夫（對脫都崩，一眼掃視卡介森）：脫都崩將軍，我要和你說幾句話。

（卡介森鞠躬，匆忙退出房間。）

脫都崩將軍，你似乎忘記了我是遠征軍的總司令！

脫都崩：不敢，不敢，殿下（停頓），但我忘記告訴你（放低聲音）很重要很悲痛的消息……（停頓）是從聖彼得堡傳來的，（停頓）從可靠方面傳來的……

查尼歇夫：什麼事？

脫都崩：我們的皇后伊利賽域德，彼脫洛夫娜……

查尼歇夫：怎麼？

脫都崩（停了一會）：病得很厲害，（停頓）她的情形很嚴重，（停頓）在胸前劃十字架已經沒有希望。

查尼歇夫：你說什麼？脫都崩，那不會是眞的！

脫都崩：我們得信賴萬能的上帝！（停頓）但有一個危險，很快我們就要在新皇前宣誓！

在彼阿得費多羅威慈陛下面前宣誓。

查尼歇夫：別說那話，別說！

脫都崩：（歎息，在胸前劃着十字架）：這是上帝的意志。

查尼歇夫：我的天！彼阿得費多羅威慈登基後，他若發現我們仍留在柏林，那還得了嗎！
脫都崩：那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一定要趕緊撤兵，我們在柏林必須絕對小心，我就是用這種見地，擬就投降的條約。

查尼歇夫（坐在桌邊）：給我看，（讀）晤……晤，（張嘴喘氣）吓，這是什麼？撤退衛隊？

脫都崩：那是不可避免的……民衆這樣要求……恐怕我們一定要……

查尼歇夫：但，我的天：這是聞所未聞！

脫都崩：我已經簽了字。

查尼歇夫：（停頓）我也簽字，請你告訴彼阿得費多羅威慈陛下……讓他知道我什麼事都順從他……

脫都崩：爲什麼不？脫都崩並不那麼壞呀？

（查尼歇夫簽字。）

蘇渥洛夫（恰巧在這時進來）：報告總司令！（突然停住）

（查尼歐夫將文件交給脫都崩，脫都崩到房子的另一端。）

蘇涅洛夫：報告總司令！我不懂得，俄國軍隊這種偉大的勝利，難道就這樣煙消雲散嗎？柴哈爾格利哥力，你幹些什麼事？

查尼歐夫：我的孩子。你還年輕，當你年紀大了，你就會曉得這是戰略，這就是所謂戰略！

蘇涅洛夫（異常憤怒）：我不願意曉得，我永遠不！對國家有利的就是我唯一的戰略！

（參謀官進來。）

參謀官：報告總司令，克洛蒲辛伍長請見……

查尼歐夫：不准，不准，我很忙。

（克洛蒲辛站在門口，參謀官想阻止他，但給克洛蒲辛推在一邊。）

克洛蒲辛：報告總司令！（看見蘇涅洛夫）報告官長，德國人很無禮，他們把我們趕到兩天下……他們說命令已發下來了。

蘇涅洛夫：把士兵趕到兩天下？

脫都崩（對克洛蒲辛）：不要緊，你就去，叫士兵們架起樓篷來。（克洛蒲辛仍兀立不動）

是的，是的……命令已經發出……現在就去！

克洛蒲辛：呵，事情原來如此！

參謀官：住嘴！（參謀官把克洛蒲幸推出去，他們倆消失在門外）

蘇渥洛夫：在這樣的晚上，把士兵趕出去，把俄國軍隊如此處置！

（從陽台上開着的門，可以看見士兵冒着傾盆大雨，離開了這屋子。）

查尼歇夫：蘇渥洛夫少校，我要告訴你……（卡介森和他的妻子出現在門口，從門口湧進小風琴愉快的音樂。）據我的觀察，你是十足的道學家！

卡介森：報告俄國將軍們，官長們！我很高興請你們參加一個小小的宴會。

脫都崩：呵！我們很高興參加！

（脫都崩和卡介森出去，查尼歇夫跟着，他在門口停住。）

查尼歇夫：亞力山大威力茲！——蘇洛渥夫不理他——蘇渥洛夫少校！

蘇渥洛夫：我是一個兵，報告總司令，我是和士兵在一起的！（邁步離開房間）
（查尼歇夫聳聳肩，從另一個門出去，風琴的青波混和着雨聲。）

——幕落——

第一幕

寓居者

摩爾有威亞地方，在查綏城郊，有一座農民的草房，泥地板，灰水刷的牆，有一個火爐，一個門通到拱廊，另一個門通到內室，有一個低矮的窗門，射進斜陽的光輝，史德班涅大，一位漂亮而愉快的婦女，可是已不年輕，正在調着生麵漿做烤餅，勃洛卡杜巴梭夫，他是蘇渥洛夫的傳令兵，約五十歲左右，在計算洗的衣服，他穿着士兵的外套。

杜巴梭夫：我們整夜都在草坪上，在雨天下，那是跟從前一樣，在三十年前……多麼長的時間（停頓），在那時，我在柏林碰到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他對人很有眼光，他有……

史德班涅大：現在你，杜巴梭夫，你是我們所常見的和藹的男子……但你那位將軍……軍官（在門口）：亞力山大威西力慈，當道命辦理！我們今天就把食糧運到易斯姆爾！……（關好門，自言自語）真是亂七八糟……

杜巴梭夫把他的肩披和帽子遞給他，這位軍官趕快走出去。

杜巴梭夫：是的，史德班涅大葉夫塞越夫娜，現在我們來到你的城裏，我們會把秩序維持好。

史德班涅大：我所看見的沒有什麼，祇是混亂而已。人老是跑出跑入，使人不能將地板擦

乾淨……將軍，果然是！我們現在有一位將軍在隊上，他能賭牌，也會刺繡。

杜巴梭夫：有人在賭牌上勝利，有人却在戰爭上勝利。

史德班涅夫：那也許是。但是我對你說話是不中用的。

杜巴梭夫（身體移近史德班涅夫）：現在現在，史德班涅夫，你不是那樣認真的吧？你真的嗎？我們不是年老的一對兒，做着清靜的工作，不時有人來訪問嗎？……

外大門突然推開，人聲嘈雜，三山諾夫衝進房裏，他這人腰大十圍，有寬廣的肩膀，和很兇猛的臉孔，他的傳令兵格利盧卡跟在後面。

三山諾夫（雷霆般怒吼）：蘇渥洛夫將軍在那裏？

杜巴梭夫（攔住進內房間的路）：先生，恐怕你不能去看他，他正有事。

（三山諾夫把披肩丟在格利盧卡的手上，把帽子也丟去，把杜巴梭夫從門口推開，拳頭敲着門板，等不及裏頭的應聲，他就衝進房裏去，杜巴梭夫很迷惑地站在那裏，聽了好幾分鐘。）

格利盧卡（用手指着緊閉的門）：我們一會兒就有爆竹好聽。呵呵！我的主官脾氣爆發時，沒有什麼能阻住他。

杜巴梭夫：（傲慢地）年輕的人，請別那麼無禮貌……你是那一軍的？

格利盧卡：再試試吧，那是三山諾夫將軍——他是陸軍總司令。

史德班涅大：我猜他脾氣很大吧。

格利盧卡：他嗎？（坐在史德班涅大身旁）聽了你許會不相信，他發脾氣時，他撕掉他自己的頭髮，讓上帝扶助我，這些日子你不敢走近他，事情越來越糟……

杜巴梭夫：我們聽說你們的情形很糟糕。

格利盧卡：別相信那些話，我發誓，那都是謠言，他們說，我們軍隊裏的牛是神聖的，他們可以不吃東西活下去，無稽之談！在幾英里附近，你找不到一頭牛吃，我們把所有的牛都吃光了！肉是不夠吃。

杜巴梭夫：那些大砲怎麼辦呢？你們自己拖嗎？

格利盧卡：大砲讓魔鬼去拖！我們只能拖着自已走。

杜巴梭夫：你們從易斯姆爾撤退嗎？

格利盧卡：就是那樣，停頓在半路。最先波羅金親王發下命令，速即解圍，從易斯姆爾撤退，我們是遵命而退。兩次淋在雨中，輾轉在泥濘裏。渡過了荒澤，以後你的主官來代替統率，現在他又叫我們再回來。好，我的主官大發雷霆，他咆哮；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跟我開玩笑嗎？我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讓他們曉得三山諾夫崎嶇厲害，我要……

（說到這裏，三山諾夫從裏房間的門口出現，神色沮喪，蹣跚至桌旁坐下。）
三山諾夫（停了一會，很焦燥地）：水！水！

（他的傳令兵衝到桶邊，用長柄杓舀出水來。三山諾夫一飲而盡，滿腔的怒氣全消，他慢慢起身，一頭一蹶的跑到門邊出去了。格利盧卡搶起披肩和帽子，很匆忙地跟着他的主人。一分鐘後，他還在門口出現。）

格利盧卡：看樣子像你們的主官給了他一點厲害，呵！呵！（出去）

杜巴梭夫：他應該謝謝他的福星高照，能如此輕易地走出去。

史德班涅夫：輕易地？還有比這更糟的嗎？

杜巴梭夫：真的，是的……（停頓）他生氣時，他準可以剝光你的皮……

史德班涅夫：想想看……他一點都不像什麼將軍。

杜巴梭夫：呵，你不懂得，史德班涅夫，總司令波鄂金親王派我們來這裏，現在我們來了，馬上就要結束這種虛費時日的舉動，我們會攻佔這堡壘，事情就可結束。

史德班涅夫：這個易斯姆爾堡壘……你們不能攻下……

杜巴梭夫：在短時間內！（攔住她的手腕）你不大懂得我和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沒有人像我們的，所以他們尊敬我們！……（注視她的眼睛）只有心才懂得我們。我們就是那類的人，我們到處都是旗開得勝！

史德班涅夫：你就是有這種浪漫勁兒的人，勃洛卡，當心你的鼻子碰壞！

（門上敲了一下。）

杜巴梭夫：呃，讓魔鬼殺他們……

史德班涅夫：進來！

（有兩位士兵站在門口——西涅爾匿可夫，一位嚴肅的士兵，年齡相當大。格魯虛可夫，一位年輕的新兵，他們進來，劃着十字架，不安定地站在門口。停一會。）

杜巴梭夫：怎麼？

西涅爾匿可夫：日安！勃洛卡那涅西茲！

格魯虛可夫：敬禮！

杜巴梭夫：有什麼消息帶給我嗎？

西涅爾匿可夫：沒有，先生，我們想和你說句話。

杜巴梭夫：和我說？好……你們爲什麼站在門口……進來坐。（他們進來坐下，停一會。）

西涅爾匿可夫：這個痛徹骨髓的一定是雨。

杜巴梭夫：怎麼一回事？

西涅爾匿可夫：他們說去年秋天，這裏比較乾爽些。（停頓）

格魯虛可夫：讓我告訴你，注意聽，他會受不了二百軍棍的。

杜巴梭夫：誰受不了？

西涅爾匿可夫（揮手叫格魯盧卡站在一邊）：等一等。（對杜巴梭夫）他是葉哥金。

杜巴梭夫：葉哥金？是誰呀？

西涅爾匿可夫：你不記得嗎？……你和他同在一個師團工作……他曾參加普魯士戰爭，那個威厄嘉師團……

杜巴梭夫：他是叫做伊萬的嗎？

格魯盧可夫：對的；他就是伊萬。

杜巴梭夫：伊萬嗎？（停頓）兩百軍棍？但他在那裏？在這裏嗎？在那一師？

格魯盧可夫：在波洛斯克的前步槍團。

杜巴梭夫：呵，多麼可憐！爲了什麼？

西涅爾匿可夫：離開他的崗位。

杜巴梭夫：怎麼來的？

西涅爾匿可夫：他捉到一個俘虜，杜巴梭夫，一個土耳其兵。

杜巴梭夫（站起來）：跟我來！

西涅爾匿可夫：那裏去？

杜巴梭夫：來，來，我會告訴你……

西涅爾匿可夫：但你帶我們到那裏去？……呵，慈悲的上帝……

杜巴梭夫（把西涅爾匿可夫推進裏房間門邊，他敲門）：報告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可以進來嗎？

蘇涅洛夫的聲音：進來！

（杜巴梭夫進了房間，西涅爾匿可夫跟着，在胸前劃十字架。）

格魯虛可夫：勃洛卡是一個好傢伙。

史德班涅夫（捧一盤烤麥餅給他）：今天早晨剛烤好的。

門開了，蘇菲亞卡烈涅可娃進來，裙裾發出聲響，在黑披肩下，穿着一件舞衣，格魯虛可夫站起來。

蘇菲亞：蘇涅洛夫將軍在那裏？我要會見亞力山大威西力慈。

史德班涅夫：小姐，請坐下，勃洛卡馬上就來，他會傳你進去。

蘇菲亞：我的事情很緊要的。

（西涅爾匿可夫從裏房間出來。）

西涅爾匿可夫（對格魯虛可夫）：我們走吧……（他們向史德班涅夫告別後出去了。）

史德班涅夫（在後面叫他們）：我一定要帶烤餅到你們隊上。

蘇菲亞：請告訴什麼人我在這裏等了好久。

杜巴梭夫（站在門口）：敬禮！我的小姐蘇菲亞帕夫洛夫娜。

蘇菲亞：通知將軍我要見他，勃洛卡！

（杜巴梭夫進去。）

史德班涅大：呵，我的小姐，這三天內，多少人在這裏出入。

杜巴梭夫（再出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向你致最敬禮，但他請你原諒他，他不能接見你，因為他現在很忙。

蘇菲亞：我的天！告訴他，我是從庫杜梭夫將軍那邊來的，關於易斯姆爾的消息。

杜巴梭夫：呵，那就不相同……

蘇涅洛夫的聲音；帶他進來！帶他進來！

（蘇菲亞走進裏房間。）

杜巴梭夫：那是他女孩子娜笛霞的朋友。

史德班涅大：勃洛卡，那位可憐的士兵怎麼呢？……

杜巴梭夫：別擔心，事情一到我們手裏，什麼事都會辦妥的。（他突然停住，把耳朵緊靠牆門。）

史德班涅大：他們在裏頭講些什麼？

（杜巴梭夫示意她不要說話。）

杜巴梭夫：親愛的，你是不應該聽得的。

史德班涅大：但你就可以做驢囉？

杜巴梭夫：呵，那是另外一層事，我們是相信得過的……（再聽）什麼？不進攻易斯姆爾，又是魔鬼在我們後面變戲法。……

史德班涅大：他們是誰？勃洛卡？

（門開了，蘇菲亞卡烈涅可娃走出來。）

蘇涅洛夫的聲音：勃洛盧卡，拿我的靴來！

（杜巴梭夫抓起皮靴帶進房裏去。）

蘇菲亞：別讓什麼人曉得我會來這裏，記着——不論什麼人！（行近門邊）

（同時門開了，脫都崩出現在門邊，他是退職的將軍，現在變成胖胖而軟弱的老頭兒，和他的侄子賀果兒，一位高個子的花花公子，蘇菲亞退回來，把外衣掩着身體，脫都崩打個躬，賀果兒脫帽行禮，但蘇菲亞立即出去。）

賀果兒：蘇菲亞卡烈涅可娃！

脫都崩：那是她……她有什麼事來這裏？（對史德班涅大）請問太太，他殿下在裏頭嗎？

史德班涅大：他在。

賀果兒（對脫都崩）：叔父，我想讓蘇菲亞去。

脫都崩：胡說，米索兒，跟着來！（到了門邊。）

杜巴梭夫（站在門口）：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是很忙，他不會接見你們。

脫都崩：你來，告訴他脫都崩在這裏。

（房門打開了，一雙皮靴飛了出來，脫都崩恰巧跳得快，賀果兒跳在一邊。）
蘇渥洛夫夫的聲音：混蛋！還沒有擦亮！

賀果兒：我的上帝！

（杜巴梭夫拾起皮靴，開始擦。）

脫都崩：呸！多麼大塵土！（走開），好傢伙，請注意，你到裏頭告訴他殿下，脫都崩和他的侄子賀果兒男爵在外面等。

杜巴梭夫（很激怒地）：我送皮靴進去時告訴他。

脫都崩：好傢伙，趕快。（對賀果兒）我沒有看見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很久了……他必定老了許多。他從前是多麼漂亮的人，呵，是的，時間會敲動響鐘……你曉得，我們從前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杜巴梭夫吐口沫在皮靴上，把刷子使勁擦。）

賀果兒：這人一定是喝醉了。

（杜巴梭夫把皮靴提進房裏去。）

脫都崩（對杜巴梭夫說）：好傢伙，請別忘記，脫——都——崩。

杜巴梭夫：我們總不會忘記什麼事。

（把門砰然關上。）

脫都崩（對史德班涅大）：親愛的……請告訴我……那位年輕的小姐常來這裏嗎？

史德班涅大：這位將軍來這裏才三天，有很多士兵和官佐來見他，可是沒有年輕的小姐，先生，我能記得的就是這點。

賀果兒：你聽……我們剛在這裏遇見她：蘇菲亞帕夫洛夫娜……

史德班涅大：你真的看見嗎？你想，我完全沒有看到她……

（杜巴梭夫進來。）

脫都崩：米紫兒，來。

杜巴梭夫：對不起，我不能讓你過去。

賀果兒：我是對的，這人是喝醉了。

脫都崩：（對杜巴梭夫）：我的朋友，你一定發瘋了，現在去告訴將軍，脫都崩在這裏。

杜巴梭夫：我已經告訴他。

脫都崩：好，他怎麼說？

杜巴梭夫：他說：「啊，脫都崩。」

脫都崩：奇怪……好，我想我們還是等一會？

杜巴梭夫：你高興等就等一等。

蘇涅洛夫的聲音：勃洛庫卡，我的披肩！

杜巴梭夫取出披肩，走進房裏去。

賀果兒：叔叔，不，我是俄國的文學家，我不慣這種待遇，我要提出嚴重抗議。

脫都崩：現在，米紫兒，安靜些，一切事情都有我。（突然很堅決地）來，米紫兒！（走到門邊敲門，沒有應聲，他敲得更響。）

（門開了，杜巴梭夫出來，脫都崩很粗暴的推他在一邊。）

杜巴梭夫：好，你高興就進去，我不再阻擋你。

（脫都崩把門推開，看見桌上堆滿文件，有一張凳，一個開着的窗子，脫都崩和賀果兒跟着進房裏去。）

賀果兒：但是沒有人在這裏。

脫都崩：（回頭四面瞧）活見鬼！將軍在那裏？

杜巴梭夫：亞力山大感西力茲請你原諒，他有要事馬上要離開。

脫都崩：你亂說，混蛋！他怎麼走出去，沒有別的門！

杜巴梭夫：那他必定穿牆而去？

賀果兒：叔叔，那孩子！

脫都崩：什麼？這位將軍？不可能的！

（脫都崩和賀果兒從裏房開出來，把門關上，停一會。）

脫都崩（假裝快樂）：哈，哈，哈！我曉得，他還跟從前那樣愛開玩笑！

賀果兒：真的太開玩笑！叔叔！

脫都崩：我曉得，我曉得他在那裏，來，米紫兒，他到總司令那邊去！

（匆匆忙忙走出去，門砰然一聲給關上。）

史德班涅夫：好，我要說亞力山大威西力是一位奇怪的將軍。

杜巴梭夫（摟抱着她）：史德班涅夫，你現在才曉得，我不是老早對你說了……

——幕落——

第二幕

不速之客

在查綏地方，在波鄧金親王宮的客廳裏，富有城市的華麗風光，在鑲金的色彩飾物 and 花園中，有畫工粗拙的愛神在舞蹈，一條光滑的拱道通到跳舞廳，一對對的可人兒在廳裏踱步，現出無限的不耐煩和厭倦，藏躲着的音樂家在那裏調音，在客廳的大沙發上，坐着道爾格魯卡耶公主和嘉佳靈娜公主。

道爾格魯卡耶：耐心些，我的安琪兒，耐心些。

嘉佳靈娜：等待比跳舞還使人累……呵，多麼難受的沉悶！

（蘇菲亞出現在賓客當中。）

道爾格魯卡耶（對嘉佳靈娜）：親愛的，你的話很有道理……但說句實話，我們不能怪怨親王殿下，如果他殿下耽擱了跳舞會，他必定是有原故的，如果他殿下……但是，呵，親愛的，我不敢將這秘密告訴你……今晚，他殿下有一個新奇的玩意給我們……在軍事會議結束以後……

蘇菲亞行近道爾格魯卡耶。

蘇菲亞（担心的樣子）：對不起，公主，會議還在開嗎？

嘉佳靈娜：是的，我們真轉得不耐煩……

道爾格魯卡耶（對蘇菲亞）：親愛的，不要緊，會議就要結束了，結束後……
蘇菲亞（走開）：我的天！

道爾格魯卡耶（在後面叫蘇菲亞）：蘇菲亞，親愛的，你母親在找你哩……
蘇菲亞：謝謝你。（消失在來賓聲中）

道爾格魯卡耶（拿起她的長柄的望遠鏡）：你想那寶——一位未來的男爵夫人？
嘉佳靈娜：我不懂，這位男爵在蘇菲亞身上找到什麼好處！

道爾格魯卡耶：金錢，親愛的，金錢就是她唯一的好處。
嘉佳靈娜：你說今晚有一個新奇的玩意？

（書房門開了，羅登伯上校，一位矮小而忙亂的人，匆匆走進來。）
道爾格魯卡耶（喊他）：羅登伯！

嘉佳靈娜：奄丕奴爾伊萬諾威茲！（向他招手示意，羅登伯跑過來）會議結束了嗎？
道爾格魯卡耶：議決什麼？

羅登伯（期期艾艾的）：謝謝上帝！他殿下決定不去攻打馬斯姆爾。
嘉佳靈娜：多麼有趣；那無說今晚我們要跳舞了。

道爾格魯卡耶：一個偉大而聰明的決議。（對嘉佳靈娜）親愛的，我們可以得到跳個終夜
的樂，不是嗎？

羅登伯（期期艾艾的說）：都是庫杜梭夫的罪過！他就攔了會議……不能理解最簡單的事……常常在懷疑；每件事情都要對他解說十二次……

（庫杜梭夫從書房裏衝出，威斯賀蘭跟着他。）

威斯賀蘭：米開兒伊拉克諾威茲！米開兒伊拉克諾威茲！你只是不想知道；不要反對親王殿下，爲了你自己的緣故，我相勸你贊同會議的決議案。

庫杜梭夫：什麼決議案？不曉得你說些什麼。我沒有出席什麼會議！

威斯賀蘭：沒有出席？請原諒我，是誰坐在我旁邊？

羅登伯：是的，是的，是誰？

庫杜梭夫：你們說那是會議嗎？三山諾夫已從易斯姆爾調回來……鶴多威茲已來到半路……你們不願接受反對的意見……蘇渥格夫也不邀參加，……

威斯賀蘭：爲了沒有請蘇渥格夫參加，你已給我們麻煩夠了。……

（三山諾夫從書房裏出來，他穿着戰地制服，和第一幕時一樣。）

三山諾夫（對庫杜梭夫）：真是糊塗！準備進攻易斯姆爾要塞——一道命令叫撤退；你撤退了，他們又叫你到回去！真是見鬼！很好，我們服從命令退還，我想是對的，但是不，似乎我們又錯了！（對威斯賀蘭）你在這裏倒痛快，有跳舞，有休假，有半裸體的妖精陪你跳舞，……但在軍隊上的人，穿的衣服襤褸，餓得半死半活。他們在半路停頓下來……夠了！都落地

讓去！這是我創作樂的時候矣！（邁步到舞廳去。）

羅登伯：各位男女來賓，親王殿下親臨！

（在來賓當中，有一陣譁然的騷動，當波鄧金站在書房門口，後面跟着許多將軍。）

波鄧金（對來賓）：各位來賓，對不起！對不起！國家大事當然佔先，復現在我可以和你們在一起！（行到庫杜梭夫和威斯賀幽那邊）還在辯論軍事問題嗎？

羅登伯（對波鄧金吃的說）：都是庫杜梭夫的過失。

波鄧金（對庫杜梭夫）：親愛的兄弟，議決案已通過，你曉得我是不慣於自食其言的人。（走到道爾格魯卡耶那邊）啊，公主，要使十個聰明人相信倒容易，要使一個固執的將軍相信却很難。

道爾格魯卡耶：你明睿的智慧和，巧妙的手段，可以動搖頑強的蘇格拉底。

波鄧金：呵，公主！如果溫文爾雅的女神今天還住在帕那薩斯，她無疑地將以你為模範。

嘉佳靈娜：我到這裏的時候，我以為摩爾打威亞是世界上最悶的地方，但我發覺這是真正
的天堂！——爾塞。

波鄧金：我會非常快樂，如果你們喜歡我們新奇的小玩意兒。那是一種寓言的神話，女神
明娜娃的跳舞。

道爾格魯卡耶：多麼令人銷魂呀！

波鄧金（對羅登伯）羅上校，請幫忙招待。

（羅登伯出去，波鄧金給小姐太太們，花花公子，和穿軍服的官佐所包圍，蘇菲亞走到庫杜梭夫旁邊。）

蘇菲亞：米開兒伊拉諾諾威茲，你吩咐的事已遵命辦到。

庫杜梭夫：謝謝，太遲了，會議已結束。

（蘇菲亞的母親卡烈涅可娃從舞廳出來。）

蘇菲亞（對庫梭夫）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馬上就來。

卡烈涅可娃（看見她的女兒）：蘇菲育斯嘉，親愛的，你跑到那裏去？我什麼地方都找你不見。

（庫杜梭夫行開去。）

來，來，我的嬌兒……男爵在那裏？

蘇菲亞：我不曉得，我沒有看見他……

卡烈涅可娃：我不是告訴你坐在他身邊，不要離開他的嗎？如果你不謹慎些，你的幸福會從手指縫裏溜去！

蘇菲亞：母親……我將怎樣辦……我不愛他……

卡烈涅可娃：胡說八道，他是男爵——你一定要愛他……

蘇菲亞：媽媽，我要和軍人結婚……我要我的丈夫是一位民族英雄……

卡烈涅可娃：你是小傻瓜！

波鄧金（對來賓）：各位來賓，請你們進舞廳！我們以崇敬明娜娃而開此盛會，她是理性和智慧的女神，在我們偉大皇后的賢明統治下，理性和智慧照耀着俄國的前途，現在請明娜娃進來！

道爾格魯卡耶：多麼美妙的事！

（在拱門後面，僕人們穿着緊胸的制服，有很高的頸領，戴着有絨毛的黑帽，他們把捲起的地氈抬進來，飛快地從門口鋪進裏面去，來賓們各自成羣的站在地氈兩邊。）

來賓們：我在彼得堡見過她，她是美妙絕倫的舞女。
是的，是的，她真迷人！

（道爾格魯卡耶和嘉佳靈娜坐在拱門邊，和波鄧金在一起。對面是庫杜梭夫，似乎是超然地站在那裏，腦子點得非常明亮。音樂隊正奏着凱旋進行曲，門門處蘇濕洛夫出現了，他的身材瘦小，穿着高高的皮靴，顯然是非常難看，同時還穿着一件布背心，稀疏的白髮蓬鬆，蘇濕洛夫對這種出人意表的迎迓，不禁駭退了幾步，驚異地轉頭一看，在地上直直的走着，來賓們都異常憤惑，整個房子都聽見低語：「蘇濕洛夫！」「怎麼，那是蘇濕洛夫！」士女們和花公子們都舉起他們的長柄望遠鏡！）

道爾格魯卡耶：他從那裏來的？他把場面弄糟了！

蘇渥洛夫（走近些）：多麼偉大的場面！我沒有想到這種光榮的……

波鄧金（在不勝錯愕的停頓之後）：戰神代替了明娜娃！一個很有價值的替換！（行近蘇渥洛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歡迎，親愛的來賓，歡迎！你估量明娜娃的寵愛……但不要緊，你不要緊，你來得剛合時，請你來，彼得堡最好的舞女。

蘇渥洛夫：報告殿下，我不是來參加跳舞會的！我有要事和你相商。（停頓）

庫杜梭夫（低聲對蘇渥洛夫）：他殿下已決定不攻易斯姆爾。

蘇渥洛夫：好一陣忙亂。我們也要向後轉跑嗎？

波鄧金（滿臉怒色，對道爾格魯卡耶說）：真是撒野！（一部份的來賓退開。）

庫杜梭夫（對蘇渥洛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沒有辦法，我用各種方法拖延會議……我裝癡裝傻，只是把會議盡量拉長。

蘇渥洛夫：不要緊，米開兒，還不會太遲……

庫杜梭夫：他殿下始終不贊成奇靈易斯姆爾的意見，而威斯賀蘭又來搗亂，他盡量勸他不要進攻，威斯賀蘭是罪魁。

蘇渥洛夫：他殿下沉溺聲色，會把國家都斷送完，而希望我們眼睜睜看着不說一句話！你注意！（行近波鄧金）請問殿下，你爲什麼調我到查綏來？

波鄧金：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的好人，你曉得很清楚爲什麼。

蘇渥洛夫：是的，進攻易斯姆爾，但你又爲什麼改變計劃？

波鄧金：我沒有改變計劃，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們「將來」是要攻下易斯姆爾……在時機來時。我們把這問題考慮得很清楚，從各個觀點討論過，我認爲最好把攻勢延長到明年春季。

蘇渥洛夫：如果我沒有記錯，去年春季就把這攻勢延長到秋季……

波鄧金：但你自己曉得，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時機是不對勁兒，軍隊是疲倦了，冬季又來臨，情形沒有比這更壞的，鵬多威茲的軍隊已沒有火藥……在易斯姆爾也沒有食糧接濟，三山諾夫的軍隊已停頓在半路……束手無策……要我一件件說給你聽嗎？

道爾格魯卡耶：這真的是很明顯的！

蘇渥洛夫（對那些來賓）：各位來賓，這種枯燥無味的談話，無疑的會使你們討厭，或者你們是到廳子裏好，那邊有音樂……

波鄧金：真是咄咄怪事！（對來賓）各位來賓，對不起，我多一分鐘就來。

（來賓們倉皇出去。）

道爾格魯卡耶（當她離開時）：爲什麼他眼下能容忍這種人，我真不懂！

蘇渥洛夫（對波鄧金）：三山諾夫的軍隊是很糟，我曉得，他的軍隊的行伍混亂，殺掉所

有的牛，大砲是寸步難移，是的，事情似乎很糟。（對三山諾夫）我已下令給勃烈托夫，把馬匹讓給你們拖大砲，食糧已送到易斯姆爾去，他們已送去了，我親自看到的……在任何代價之下，易斯姆爾一定要攻陷。

波鄧金：亞力山大威力慈！這當然是沒有疑問的——你的軍事經驗，你的才幹，你的思想敏銳……（對那些將軍們）是的，各位兄弟，亞力山大威力慈是你們最好的榜樣！（對蘇瀝洛夫）但這是多麼魯莽，在這種困難關頭來進攻易斯姆爾！看那些軍隊——他們都很疲倦，士氣不振，每個人都這樣說……好，這事你可問威斯賀蘭。

蘇瀝洛夫（出人意外地）：威斯賀蘭將軍，你認得葉哥金嗎？他是在你部隊裏的。

威斯賀蘭：我恐怕記不起那位軍官的名字。

蘇瀝洛夫：不是的，我說的是一位士兵。

（威斯賀蘭笑笑的，裝個手勢，表示蘇瀝洛夫對他太苛求了。）但是我認得，他是一個好士兵，一位忠實的軍人，他身上有十個傷痕。

威斯賀蘭（笑地）：那我該說，他應該榮受獎章。

蘇瀝洛夫：他快要給獎以二百軍棍！他給捕獲，準備着受處罰，對這位老傢伙無異是死刑！

波鄧金：威斯賀蘭將軍，是嗎？

蘇渥洛夫：葉哥金離開他的崗位，當他看守糧食庫時，但他爲什麼這樣做？因爲去捕逮一位土耳其兵，他可以把握塞的情報供給我們。

威斯賀蘭（對波鄧金）：報告殿下，我會調查此事。

蘇渥洛夫：士兵們並不喪失士氣，那是我們使他們士氣沮喪。真凶，士兵們是亂了，但他們是站累了，閒累了……

波鄧金：很好，我們同意你這點，亞力山大威西力慧，但還有政治問題值得考慮。蘇將軍，你自己是曉得，我們剛和瑞典簽訂和約，英國和普魯士就開始威脅我們。

蘇渥洛夫：啊，殿下，這是千真萬確的。

波鄧金：而波蘭人在歐洲，也被人煽動起來跟我們作對。

蘇渥洛夫：格利哥力亞力山大洛威茲，又是對的！

（庫杜梭夫想插嘴，給蘇渥洛夫阻住。）

波鄧金：如果我們不能攻下易斯姆爾，上帝扶助我們——他們會從各方面猛撲我們：那些英國人，普魯士人，波蘭人……

蘇渥洛夫：很對，格利哥力亞力山大洛威茲，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們勢必要攻陷易斯姆爾，可以一舉而嚇住他們，這是我們對祖國所應盡的任務。

（脫都崩和賀果兒出現了，跑進廳子裏來，他們看見蘇渥洛夫，賀果兒留在廳子裏，脫都

劇輕輕的跑進會客室。）

波鄧金：不不……；那並不是我的意思，依照軍事學的原理，我們要進攻城池，須有二倍強於敵人的兵力才行，但我們這裏的敵人却二倍強於我們，這怎麼辦？

蘇渥洛夫夫：並不是站着不動，搓手搓腳就辦得通。戰爭並不是以人多致勝，而是以戰略致勝。

波鄧金：在戰爭史上，迄今尚無前例。

蘇渥洛夫夫：每樣事情都可以首創先例。

波鄧金：但是，仁慈的上帝……；讓我們請教一位戰略家，讓我們請教威斯賀蘭……；將軍，你怎麼說？我們能攻下易斯姆爾嗎？

威斯賀蘭（停一會）：蘇渥洛夫夫將軍已辯論到最有趣味的問題，如果蘇渥洛夫夫將軍能負擔此次進攻的責任，我應當說易斯姆爾能夠……；而且必須攻陷！

（普遍的驚異，脫都崩往前走一步，停頓。）

波鄧金：好……；威斯賀蘭……；怎麼，我沒有料到……；

庫杜梭夫（對蘇渥洛夫夫）：我也沒有料到……；

二山諾夫：報告殿下！如果蘇渥洛夫夫攻陷易斯姆爾，勝利是屬於你的，如果他失敗，失敗是屬於他的。

（將軍們當中起了一陣騷動。）

庫杜梭夫：易斯姆爾一定要攻陷！

將軍們：一定的！

易斯姆爾一定要攻陷！

波鄧金：各位注意……我沒有料想到……會議是已經決定的。勝利是光榮的……但失敗呢……潰退呢……（他失望地從這個看到那個）好……好……好……（他瞥見羅登伯）羅上校，你以為怎樣？

羅登伯（格格不吐的）：報告殿下，明娜娃在那邊等着……她凍得發抖哩。

波鄧金：明娜娃……羅上校，多麼羞恥！我們在這裏討論國家大事，而你……好，請問各位，事情怎麼辦？……不，我始終不贊成。

蘇渥洛夫：報告殿下，我負完全責任！

波鄧金：亞力山大威西力蘇，你不會把我們的力量估計太高嗎？野心是不應埋沒理智。

蘇渥洛夫：報告殿下！野心是軍人的美德，俄國軍人有野心，可以增加皇后和祖國的光

榮。

波鄧金：很好，作算是如此，但你，你是絕對自信嗎？

蘇渥洛夫：絕對的！

波鄧金：當心，我不能答應，你要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是怎樣，如果你的主張還是那樣，那你就進攻易斯姆爾！讓上帝保佑你！

蘇渥洛夫：格利哥力亞力山大洛威茲，你便利了我。

波鄧金：請各位來，讓我們把計劃弄妥。（走進書房裏，各將領跟着。）

羅登伯（對庫杜梭夫格格不吐的說）：很聰明的決議，但這次，我的天，別再辯論。

（波蘭樂曲在奏鳴，跳舞已開始。）

脫都崩（追上蘇渥洛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親愛的朋友……那是我，亞力山大威

西力慈！脫都崩……（拉着蘇渥洛夫的袖子）

蘇渥洛夫：你要什麼？

脫都崩：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請你賞個光！

蘇渥洛夫：什麼事？

脫都崩：我是一位告老的軍官，知道你是心慈的……

蘇渥洛夫：請直捷說出來。

脫都崩：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有一位侄子，或許你會聽過……米下賀果兒，他非常羨慕

你的軍事天才：

蘇渥洛夫：怎麼呢？

脫都崩：米下是一位文學家……他有一個懇切的意念，他想爲後世人紀錄下這位偉大人物的光榮的一生……

蘇渥洛夫：但是你究竟要什麼？

脫都崩：請把他充任祕書，或者……

蘇渥洛夫：你的侄子？當我的祕書？上帝會不允許！（他在胸前劃十字架，跑到門外去了。）

脫都崩：啊，這個樣子！

（賀果兒和蘇菲亞從門口出來，看見脫都崩，他離開蘇菲亞，走到他叔叔身邊。）

賀果兒：他不理我們！

脫都崩：不要管……

賀果兒：但這是莫大的侮辱……

（脫都崩的假斯文撕去了，他很粗暴的。）

脫都崩：米紫兒，沒有什麼是侮辱，當你進行謀事！

蘇菲亞（走近賀果兒）：米紫兒，你剛才不是邀我去跳舞嗎？……

庫杜梭夫和威斯賀蘭從書房裏出來。

庫杜梭夫：這樣，十位武將最後也可以使一位聰明人相信！

蘇渥洛夫（從書房裏出來，把軍令交給庫杜梭夫）：他陛下雖沒有改變意見，我的朋友，讓我們動程趕到易斯姆爾去。

脫都崩（跑到威斯賀蘭那邊）：他不要米紫兒。

威斯賀蘭（走近蘇渥洛夫）：作家賀果兒有一個很好的意見，他忘記了這位英雄的一生，他曾攻取金瓏，淋瀝，霍山……

蘇渥洛夫：我曉得，他什麼事都沒有忘記……

（脫都崩捉住賀果兒的手，帶他去見蘇渥洛夫。）

脫都崩：亞力山大威西力慈！這位是賀果兒，我的侄子。

蘇渥洛夫：一個美麗的小鳥，真的，一隻鸚鵡，我的上帝，一隻鸚鵡！他頭上的鬍子是幹麼的？

威斯賀蘭：那是時髦的鴿子鬍，這是巴黎理髮技師的新發明。

蘇渥洛夫：美哉！應該得便利於輪船壁。

（蘇菲亞想拔腳走開。）

脫都崩：蘇菲亞，我的安琪兒！請別走！

（蘇渥洛夫也看見蘇菲亞。）

蘇渥洛夫：蘇菲亞卡……孩子，你到那裏去？你瞧這怪物。你以為這位彼得堡的飯桶怎

樣？

蘇菲亞：亞力山大威西力茲……賀果兒男爵是我的未婚夫！

蘇渥洛夫：你的未婚夫？（一個不自在的停頓）唉，唉，我這老傢伙鬧了那麼大的笑話，唉，唉，把我的腳穿進人家的鞋裏。（他再不能控制自己，呵呵大笑起來。）好，好，假使我的孩子娜笛霞也給我帶來一個草頭人呢？……（對蘇菲亞）親愛的，請原諒我。（對賀果兒）你得到一位美麗的新娘！

威斯賀蘭：一個美滿良緣……亞力山大威西力茲，把這位年輕的作家帶去吧，他有一種優秀的作風。

蘇渥洛夫：很好，威斯賀蘭，謹遵所命，以德報德，我感激你今晚的幫忙。（對蘇菲亞）我可以把你的未婚夫帶走嗎？我的孩子，現在是你來說話了……

蘇菲亞：多麼出人意料……那會使我非常高興。

蘇渥洛夫：那就這樣吧……只是你要把假髮丟掉，好小子，士兵們會跟你開玩笑。我們這看，你有馬嗎？我們會替你找一匹馬。我們一點鐘內就要出發！（從房裏飛快地走出去）

賀果兒：怎麼？一個鐘頭內？

脫都崩：美哉，米紫兒！

蘇菲亞：你就要去打仗……你會成爲英雄……我多麼快樂，你也多麼快樂……（把手

溜進他的手內)

賀果兒(迷惑地)：是的，是的，我常常夢想成爲一位英雄……(出去)

脫都崩(捉住威斯賀爾的臂膀，把他拉到一邊)：佛力德烈！你發瘋了！你怎麼贊成蘇濕洛夫？

威斯賀爾：別擔心。(停頓)易斯緝爾是不該攻陷的，讓他拚斷他的頸！

——幕落——

第三幕

易斯姆爾之夜

在黎明的薄霧中，可看見營火熊熊的光芒。在易斯姆爾要塞的外圍，俄國軍隊顯得非常忙亂，蘇涅洛夫住的茅屋的輪廓，隱約地可在前面看見。在靠近的小阜上，大砲已在放射，遠遠傳來無定向的槍聲，士兵們坐在火邊不動，他們唱著俄國的小調，勃洛卡杜巴梭夫和傅令兵格刺盧卡，也在茅屋外面，圍着火坐在士兵營中，賀果兒也在這裏，他拿着望遠鏡看到遠方，在另一柱營火的周圍，坐着老兵西涅爾匿可夫，格魯盧可夫，和卡林奴盧金，一位紅臉的鬍子兵。大砲突地轟然一聲，把賀果兒駭了一大跳。

格刺盧卡（對賀果兒）：大砲……：

賀果兒：是的，是的，我曉得。

格刺盧卡（對賀果兒）：報告官長，我們隊裏有一位士兵，名叫可斯特力，剛好和你那樣，報告官長，你許會不相信的，在第一次參戰，一個大砲彈結果了他。

賀果兒：好像伙，你說謊。

格刺盧卡：不，那是真的。

賀果兒（出去）。

杜巴梭夫（對格利盧卡）：你爲什麼要嚇他？

格利盧卡：如果他是胆小如鼠的人，讓他回老家去。

有一位士兵呵呵大笑，史德班涅大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一個辨士買兩塊，一個辨士買兩塊，剛烤好的甜麵餅……味道真好哉！新鮮的夾肉餅，你們快來買！」史德班涅大走近遠處的營火邊，士兵們圍着她，買她的食物。

史德班涅大：新鮮的夾肉餅，甜美的夾肉餅，一個辨士買兩塊，價錢多麼便宜，買呀，買呀！不要錯過機會！

西涅爾匿可夫（回頭對着格利盧卡，他坐在隔鄰的營火邊）：你說害怕，我現在是一位老兵，幾乎拿了二十年槍杆子，但和從前一樣，每次臨陣之先，我要穿上一件乾淨的襯衫，我祈禱上帝，讓子彈從我身邊穿過，刺刀刺到別的方向，人是不願意死，我們對死是非常害怕的。（史德班涅大走到杜巴梭夫身邊，把籃子放在地上。）

史德班涅大：你有問過嗎？他說什麼？

杜巴梭夫：這些日子你不能和他說話。他所說的就是：「我們要先攻陷易斯姆爾，然後才能說到結婚。」但我們什麼時候才進攻易斯姆爾呢？他現在腦裏轉着想訓練士兵。來吧，給我一塊夾肉餅。（他拿起一塊吃）

史德班涅大：我有多少麥酒給你喝，勃洛卡。（把麥酒倒進杯裏）

……杜巴梭夫：呵，還有發酒。……

（大砲又轟然響了一聲。）

呵呵，老婆婆提蘭越夫娜又在打噴嚏！

（茅屋的草簾掀開了，蘇渥洛夫從裏面出來，他穿着士兵的外衣，他後面跟着一批軍官，庫杜梭夫和三山諾夫也在裏頭。）

蘇渥洛夫：停止開火，停止砲戰，把命令傳到砲兵隊。

（一位軍官致敬禮後退去。蘇渥洛夫的出現，使圍着營火的士兵發生一陣騷動。）

這種局勢是明顯的，應該解釋給所有的部隊曉得，每位士兵都要懂得他的動向，我們在雞啼時開始攻勢。（緊握着三山諾夫的手）上帝保佑你，三山諾夫……小心些，別魯莽任性，你是太粗率些，魯莽不算勇敢，無意義的犧牲並不是光榮。

三山諾夫：啊，亞力山大威力慈，命運是不可捉摸的雌鷄。

蘇渥洛夫：或許是如此，但你不要做魯莽從事的雄鷄。

（三山諾夫出去。）

蘇渥洛夫（在後面叫他）：當心，不要魯莽！

格利盧卡（慢慢起身，有一副哭喪臉）：弟兄們，再會，戰鼓響了。（追上三山諾夫）

一位士兵（在後面叫格利盧卡）：如果你害怕，你就回老家去！

蘇渥洛夫（和庫杜梭夫握別）：米開兒，祝你好運氣。仍然要勇敢些。你的披肩太薄了，找一條厚的來。

庫杜梭夫：在易斯姆爾會見，亞力山大威西力慈！

蘇渥洛夫：我的朋友，上帝保佑你們，是出發的時候了。

（各將領紛紛退出。）

蘇渥洛夫（對庫杜梭夫）：米開兒，等一會兒。我現在委你爲要塞司令。

庫杜梭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不懂你的意思。

蘇渥洛夫：委你易斯姆爾要塞司令，我們馬上就在那裏，不是嗎？如果我們會失敗，蘇渥

洛夫會死在城牆下！庫杜梭夫會跟他在一起。

庫杜梭夫：這是一個光榮的委任，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謝謝你，易斯姆爾是我們的。你

的結局證明一切，你的督戰增強我們的力量，每位士兵都覺得自身有一種力量，要幹出一番驚

天動地的奇蹟……

蘇渥洛夫：米開兒，別胡說……

賀果兒出來，看見蘇渥洛夫，跑前去會他。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對不起，並不是無聊的好奇心驅使我……是爲了記載事

實……

蘇渥洛夫：你要什麼？……
賀果兒：從各種情形看來，我們打算進攻易斯姆爾。但他殿下今早不是下了訓令，叫我們別冒險進攻，除非我們有絕對成功的把握。……

蘇渥洛夫：我們是絕對有把握，我們已經冒險。

賀果兒（走在一邊）：這樣時期是到了，多麼可怕……（出去）……
蘇渥洛夫（對庫杜梭夫）：去了，讓保佑你……（扭他的手，擁抱他，吻他。）庫杜梭夫出

去。……
西涅爾匿可夫：這是緊張的時候，真的緊張……夠了，老是前進後退，後退前進，

像害瞎的姑娘……我一生都沒有看見過這個樣子？
卡林奴虛金：他攻城是危險的玩意，好兄弟，你知道這是很容易給打死的。

西涅爾匿可夫：如果你怕死，那就活不成了。
卡林奴虛金：但那不是你禱告上帝，保佑刺刀刺到別處去嗎？

西涅爾匿可夫：無目的而犧牲是最傻的，對你們年輕的傻瓜倒無所謂，但聰明的人是不能

死的，還有工作待完成，但如果從事於有意義的工作——那又當別論，死亡不能停止我們，望
前衝去，兩眼不要看着子彈。
蘇渥洛夫（行近這些士兵）：說得漂亮，兄弟說得漂亮！死亡不能停止我們……坐下

我的孩子，坐下來……是的，西涅爾匿可夫，你是對的，但沒有關係，你也可以睜眼看着砲彈，砲彈都是傻瓜，無方向的亂飛，我們要提防着。

卡林奴盧金（站起來）：報告總司令，我叫卡林奴盧金。

蘇渥洛夫（很溫和的）：唔，是的，卡林奴盧金，你的同伴呢？那位紅頭髮的……阿涅夫？卡林奴盧金：阿涅夫……死了，亞力山大威西力惹。

蘇渥洛夫：啊……死了……上帝安息他的靈魂。（在胸前劃十字架。）

史德班涅大：亞力山大威西力惹，吃了一點嗎？

蘇渥洛夫：是烤餅嗎？

史德班涅大：今天是夾肉餅和甜餅。

蘇渥洛夫（嘗一塊甜餅）：有一點酸味，你不應該賣這種東西。……

史德班涅大：酸嗎？像糖一樣甜呀。人們的結婚宴會都買我的甜餅……怎麼，我的甜餅……

蘇渥洛夫：你別嚷，你別嚷！

（波鄂金特派的軍官到了。）

軍官（對蘇渥洛夫）：喂，好傢伙，別和喜鵲調情，告訴我，我在那裏可以找到你的總司

令。

蘇渥洛夫：啊，這一定是給我的……從他殿下那邊來的，我打賭！又是一個調令叫我不要進攻易斯姆爾吧？

軍官：多麼無禮貌！好傢伙，別多嘴！帶我去見你的總司令！蘇渥洛夫將軍在那裏！

蘇渥洛夫：鬼曉得！大概是喝醉了，可以在什麼地方的樹下找到他……

軍官：混蛋，王八蛋！我要教訓你！（舉手要打蘇渥洛夫。）

（蘇渥洛夫跳在一邊，史德班涅大攔住他們。）

史德班涅大：先生，請停住，不要冒火……你不曉得……

蘇渥洛夫（阻住她）：你要鼓勵唇舌，不如帶這位可敬的軍官去見蘇渥洛夫將軍。

史德班涅大：去見蘇渥洛夫將軍？但是在什麼地方？

蘇渥洛夫：他是在砲兵隊那邊過去，從這裏去約有三里路遠。

史德班涅大（停了一會）：很好，我會帶他到三里外去。

蘇渥洛夫：對的，你最好帶他去。

史德班涅大：先生，這條路去。（出去，停頓。）

蘇渥洛夫：史德班涅大，幹得漂亮！（哈哈大笑）

蘇渥洛夫（對杜巴梭夫）：勃洛卡，她是好婦人，是靠得住的女子，你要和她結婚，真

的，你一定要。（對士兵們）現在，我的孩子們，我們很快就要把敵人嚇個大跳……在他們夢也不會夢到我們時，我們已坐在他們桌子邊！

卡林奴虛金：報告總司令，亞力山大威西力慈！

蘇涅洛夫：卡林奴虛金，什麼事？

卡林奴虛金：當一支軍隊要進攻要塞，通常是要打擊一個主要點……現在我們是各方面都並進……

蘇涅洛夫：卡林奴虛金，你是對的，我們從各方面進攻這個要塞，那些土耳其人不曉得我們要進攻那點……而我們却曉得他們的弱點。我們的弟兄捉到一位土耳其兵，我詳細地問他，易斯姆爾有一個弱點，是在丹納河邊……土耳其人不注意這點，我們就對着這點，給以最嚴重的打擊……我們會爬在他們頂上，在他們驚愕地說「呀之聲」。（哈哈大笑）我們會從各方面合圍，衝破所有的城門。

西涅留羅可夫：但是你瞧，一座多麼雄偉的砲臺，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淺澤長那麼深，砲臺是多麼高……

格魯盧可夫：就是一個青蛙也能跳過這牆！

蘇涅洛夫：你說什麼，青蛙都能跳過去？

格魯盧可夫（羞澀地）：在我們家鄉的人是這樣說的。

蘇渥洛夫：一個青蛙是跳不過的……很好，你說得很好。（蘇渥洛夫走開，走到營火中間，當他經過時，士兵們都站起來歡迎致敬。他走上小阜的頂上，站在那裏。他的身影給營火和火炬所照亮，大家都很寂靜。）

蘇渥洛夫：致敬，我的孩子們，我的勇敢的好傢伙，我的同志！

（士兵們齊聲回答：「致敬！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的孩子們，你們再提起老領袖的記憶力吧，你們去年那幾位和我在琳涅岸上作戰的？

（停頓一會，很多的聲音齊說：「我們和你在一起」，「我們打敗土耳其人」，「我們在琳涅岸上作戰。」）

很好！都是英雄，都是勇敢的好傢伙！在最後的土耳其的戰爭，你們誰和我在一起？誰在可斯路得打潰阿都爾理沙克？誰在霞梭瓦大顯身手？誰攻陷堅不可摧的大渡加拉？

（對蘇渥洛夫的每個問話，都有一批士兵回答：「我們在可斯路得打仗」！「我們曾在霞梭瓦」！「我們佔領大渡加拉」！蘇渥洛夫說得更遠時，應聲也慢慢的稀疏下來。）在十九年前，誰幫忙我痛擊波蘭國王？

（很少的聲音說：「我們和你在一起」，「我們給他一頓打擊！」）現在告訴我，在三十年前，誰跟我在一起？當我們打潰頑強的佛力德烈？

（一兩個聲音回答：「我們打潰佛力德烈。」）

誰攻佔普魯士的首都？誰和我一起在柏林？

（這時只有一個聲音回答：「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和你一起在柏林！」）

致敬，老戰友！你叫什麼名？

這聲音：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叫伊萬葉哥金！

蘇渥洛夫：伊萬葉哥金，致敬，光榮的戰士！這三十個長年，你保衛你的祖國！真的，這是偉大的光榮，你們都是勇敢善戰的戰士！你們以前都做出許多奇蹟，你們現在更要超越從前的戰蹟。（停一會）好，我的孩子，我一生從不曾說謊，而現在我的頭髮斑白，我更不能撒謊。我已送信給親王殿下，說我要佔領易斯姆爾，我們一定要佔領，我們將要佔領！從易斯姆爾撤退，就是讓英國人來追我們，波蘭人也會忙着搗亂，普魯士人也會跟蹤而來，佔領易斯姆爾，我們可以一舉而唬住他們。（停頓）但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碰到一顆堅不易破壞的堡壘，真的堅不易破，我從各方面視察這要塞，真的是堅強的工事，壕溝是那麽深，欄堡是那麽高，一個青蛙是跳不過的……

（在晨光熹微中，易斯姆爾偉岸的輪廓現出來。）

這是一個堅不可摧的堡壘！一塊玩石！一個要塞！不容易攻陷！但我們照樣要攻陷它，我們的槍聲已經停止，敵人沒有料到我們就要進攻，他們還在跳舞，還在那裏飲酒作樂，我們會像山崩地裂般猛撲他們，從樹林裏，從卑隕之地，從沼澤之中合圍上來，我們從這裏衝過荆棘

罷，把木頭拋擲在寬闊的壕溝上，跑得更快更急，跳過那木柵！拋擲束薪，衝鋒，排除前進！
越過那高牆！爬上那碉堡！打開城門，讓騎兵進來！我們進了城了！我們不要騷擾和平的老百姓，戰爭不是要打那些無辜的婦孺……敵人跑了，我們把他們的槍對着他們射擊！騎兵隊，揮動你們的大刀！把敵人從街頭巷角趕出去！敵人投降了！他們跪地求饒！勝利是我們的！勝利！萬歲！

（萬歲！士兵們接着呼喊起來。蘇涅洛夫走下山去。）

好，孩子們，在雞啼時，我們就開始攻勢！（當他轉身走進茅屋時，他看見賀果兒。）
司書，你要勇敢些！別那樣垂頭喪氣……

（羅登伯進來，後面跟着兩位扈從。）

羅登伯（格格不吐的）：亞力山大威西力茲！將軍！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茲！

在進茅屋的門邊，羅登伯追上了蘇涅洛夫。）

羅登伯（格格不吐的）：他殿下有一個訓令……

蘇涅洛夫：今天這是第三次派來的公差。我很感激。（把信拿來放在口袋裏）好，我到了貝斯姆爾再拜讀。

羅登伯（格格不吐的）：不可說的！他殿下非常激怒！他已命令……他禁止進攻貝斯姆

爾！

蘇濕洛夫夫：你在撒謊！

羅登伯：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讀那公文！

蘇濕洛夫夫（撕去信封，把信瞧了一眼）：是的，你是對的，他殿下叫我們不要進攻易斯姆爾，他說我們一定要退兵。

羅登伯（格格不吐的）：是的，我們要退兵！

蘇濕洛夫夫：真是功虧一簣，太遲了，我一定得服從命令……

羅登伯：你說得有理。不服從是不可能的。

蘇濕洛夫夫：眼淚梗住我……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吾與爾同哭！

蘇濕洛夫夫：啊，多麼不幸！……可以使人像雄雞般啼哭！（他突然跑到前頭，學雄雞啼
喚。）

（羅登伯和賀果兒追上去。）

羅登伯：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怎麼啦？

蘇濕洛夫夫：我的朋友，這是悲哀呀，我因悲哀而啼叫。（他再學雞啼，而在遠處，也有雄雞相應和，接着第二隻雄雞也叫起來。）

蘇渥洛夫（高聲喊）：孩子們！雄雞叫了！

（這時戰鼓雷鳴，營房裏馬上活躍起來，士兵們從將熄的火簇旁站起來，列成隊伍，輕快地望着易斯姆爾堡前進，現在這堡壘已清楚地兀立在早晨的玉霧中。）

羅登伯（格格不吐的）：不服從命令！（跑快步追上那些士兵）立正！站住！（跑回來對蘇渥洛夫）他們到那裏去？

蘇渥洛夫：怎樣？去攻易斯姆爾！

羅登伯：我對殿下怎樣回話？

蘇渥洛夫：告訴他，易斯姆爾已攻陷！（出去。）
（遠處傳來衝鋒鎗的聲音。）

——幕落——

第四幕

策動十二轉

在保爾的冬宮會客室，牆上掛着佛力德烈大帝的畫像，和柏林市長卡介森辦公室裏掛的一樣。從窗子裏可看見灰色的天空，是聖彼得堡的一個沉悶的早晨，書房是黯淡而淒冷，蘇菲亞和納利杜娃斜躺在靠椅裏，賀果兒站在她們旁邊，羅登伯跑進來，他也和賀果兒一樣，穿着德國式的軍服。

羅登伯（依然格格不吐的）：大元帥還沒有到嗎？國王馬上就從檢閱回來。

賀果兒：奄孟奴爾伊萬諾威茲，接見時間是十一點鐘。

羅登伯：國王很關心這次的會談，他曾問過三次哩。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絲是不會遲到的。

蘇菲亞（對納利杜娃）：他今早召見米紫兒，他說他這次和國王會談，將寄與最大的希望。

納利杜娃：國王當然感謝他的功績。

賀果兒：那是亞力山大威西力絲應得的報酬！不公平的事件，老是如影隨形的跟着他……

我都會記載下來，易斯姆爾被攻陷……（他背離他的詩句）

「易斯姆爾奏凱歸，

雷動欲聲舉世奇。」

蘇菲亞（對納利杜娃）：米紫兒也寫詩，寫得不錯，是不是？

賀果兒（神采奕奕地）：易斯姆爾是攻陷了……這是令人難於置信的勝利，但這位偉大的戰士……偉大的軍事領袖是放逐了……放逐到北方……去建築堡壘！

「戰神籠子最堪憐，

命途乖舛戍窮邊，

建營築壘多辛艱。」

蘇菲亞（對納利杜娃）：那也是米紫兒寫的。

納利杜娃：美哉！美哉！

賀果兒：我要把他陛下，我們賢君的聖旨，也寫在詩裏頭，波那金給 太后以很壞的影響……讓上帝安息她的靈魂！

蘇菲亞：老是陰謀，姑息……他只要在皇太后耳邊說句話……亞力山大威西力總便含冤莫雪！呵！我哭得多傷心……

羅登伯（格格不吐）：相信不相信由你，我也洒了一掬淚。

納利杜娃：但正義總會勝利。我們勝國王對亞力山大威西力總很好。
賀果兒：他真的是對他好，這將是我傳記中最精彩，最好的篇章！

羅登伯：這是他該得的酬報！

納利杜娃：大元帥得到最高的榮譽！他頭上戴着勝利之光。（這時蘇渥洛夫在房子那邊出來，他們都沒有看見他。）

羅登伯：他是幸運的寵兒。

賀果兒：幸運的驕子！

蘇渥洛夫（笑笑的走前來）：好幸運，是的，只有一天或一年，但一個人要有點智慧才好，我的好賀果兒，（對納利杜娃）致敬，葉克德林娜伊萬諾夫娜姑娘。

（納利杜娃起身，向蘇渥洛夫致敬。他去吻蘇菲亞。）

賀果兒（鞠躬時雙腳發出囊聲）：但是……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誤會我的意思……

（羅登伯向蘇渥洛夫鞠躬，兩眼驚異地瞪着他，混着恐懼的表情。）

蘇渥洛夫（對羅登伯）：那麼驚慌幹麼？

（遠處傳來鐘聲。）

羅登伯：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要提起你的注意，雖然是國王的諭旨，你却犯了一個可怕的，可怕的……

蘇渥洛夫：這人說些什麼？

鐘敲了十一下，然後直達保爾王的房間門開了，庫塔易梭夫出來，穿着一套緊身的普魯士

軍隊。

庫塔易梭夫（國王陛下親臨！）

羅登伯（對賀果兒格格不休的耳語）：蘇渥洛夫依舊穿着嘉沙玲時代的舊軍服！可怕！可怕！

（門開了，短小而神經質的保爾進來了，大家都鞠躬到地。蘇渥洛夫點點頭，保爾不理其他的入，趨前擁抱蘇渥洛夫。）

保爾：啊，我的朋友！（把蘇渥洛夫從頭審視到腳）我很快樂，真的喜歡看到你……

羅登伯（對賀果兒）：但，但這是一個奇蹟！他沒有注意到那制服？

保爾揮手示意，庫塔易梭夫，羅登伯，納利杜娃，蘇菲亞和賀果兒離開書房。

保爾（停了一會）：是的，亞力山大威西力慈！這將是俄國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改革計劃是偉大的，但還有更大的困難在前頭。你是我最崇敬的顧問，我倚重你，先生，爲了你的天才，爲了你的軍事權威，而最緊要的是你的坦白和忠誠！我給諮詢的僞君子所包圍。我渴望能得到一位顧問，我完全信賴的人……我可以把內心的事告訴他……我要和你說話，好像跟平輩說話一樣，亞力山大威西力慈，讓我們共同建設新的俄國軍隊。

蘇渥洛夫：陛下！我謹把我的身心和靈魂都貢獻給陛下和祖國。

保爾：現在告訴我……很乾脆的，說出你的良心話……在我母親皇太后的統治下，軍隊有

什麼缺點和毛病嗎？

蘇涅洛夫：真的有很多弱點。

保爾：總參謀部是退化了……

蘇涅洛夫：是的。

保爾：疏忽……腐敗……

蘇涅洛夫：真的。

保爾：作戰部隊常得不到接濟！

蘇涅洛夫：真的。

保爾：這些都必須改變，根本剷除！

蘇涅洛夫：陛下，這是真的。我整個的生命都等着這個時機，我最後能對國王說出我的意見，被王誦聽而俯納。

保爾（握着蘇涅洛夫的手）：我曉得，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對俄國幹了許多功業，我的母親太后不瞭解你的貢獻，我也知道這點，我曉得波鄧金許多不公平的處置，許多惡毒的陰謀……我要把母親所播的種子，從頭根本剷除，我要除盡波鄧金的影響！我要有羣衆，相信得過的羣衆……所以我才叫你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要你的雄名光輝我的計劃！

（遠處傳來鼓聲琴聲。）

保爾（跑到窗子邊）：大元帥，奉這裏，你瞧！那不是很壯觀嗎？

（蘇渥洛夫行到窗子邊）

你瞧他們怎樣前進！多麼莊嚴！這是什麼行列！羅文斯坦將軍在右行……多漂亮的操演……勃列阿伯刺現斯基司從沒有那個樣子……甘納畢虛……另外一位漂亮的將軍……瞧，瞧，林登納將軍和他的部隊來了……肩並肩……看他們的步伐！黑仙在那邊，阿塔爾跟在後面（他鼓掌）左，右，左，右！一個動人的行列，不是嗎？

蘇渥洛夫（有所思地）：羅文斯坦，甘納畢虛，林登納，黑仙，阿塔爾，一大羣的俄國新將軍，當然的！可惜那羣是死了，不然他會更高興，只是威斯賀蘭不在。

保爾：怎隨不在？他在那邊，那邊過去。一位好將軍，我不能說他有什麼缺點。他雖然在我母親統治下服務過，他却很高興接受我的革新計劃。

蘇渥洛夫（離開窗子）：陛下！你叫我要很坦白……

保爾：絕對坦白，大元帥，說出你的意見吧。

蘇渥洛夫：我的意思是軍隊不是爲了檢閱好看，而是爲保衛國家……（保爾靜靜的）陛下！請俯納老年人的忠言！在我年輕時日子，在青年戰爭的時候，我發現我們軍隊的力量，並不在步伐的整齊，也不是在美觀的行列。我們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一種不可摧毀的力量——俄國的士兵是勇敢，冒險，敏捷，這都是俄國戰士的真正美德。士兵是應該明恥教戰，而不是

在廣場上踏方步，也不是裝出漂亮的模樣！

保爾：先生，繼續說去……我很高興聽到那麼乾脆的意見……

蘇涅洛夫（頗受感動）：我聽得俄國的軍隊，偉大而不可摧毀，和國王的精神意志打成一

片……或許會有它的敵人，但始終沒有碰到勁敵，我高興活到那天，如果碰到勁敵的時候！

保爾：繼續說吧，繼續說吧……這對我是新的見聞……偉大的戰略家佛力德烈大帝的教

法却不相同……

蘇涅洛夫：然而，陛下，偉大的戰略家佛力德烈打過敗仗，我却沒有給人打敗過，為什麼

我們要跟他學？因為致勝之故，我們可以找到更好的模範……在古代史和俄國史上都可找到

。保爾（驕傲地）：然而據淺見看來，先生，我常常認為普魯士的軍隊，是舉世無雙的。

蘇涅洛夫：陛下，我請你俯納一位老年人的忠告，我們俄國人常常擊敗日耳曼的戰略家，

我們沒有什麼要跟他們學的。

保爾：沒有什麼可學的！……吓，好，好！那麼你是不滿意我的革新計劃！不滿意新軍

教練規章！

蘇涅洛夫：我不是虛偽的人，陛下，我想什麼就說什麼。

保爾（非常激怒，大踏步到蘇涅洛夫面前）：勇敢，敏捷！先生，這就是你的對象！你的

目標真高！吓，現在我聽得了！你，你，我們以為你是執行我們的意志的第一個人——你，

你，

我們現在曉得了，你不希望做最後一人吧！

蘇涅洛夫：我說的話，都是受良心驅遣的。陛下，你剛才叫我要坦白。

（保爾的臉激怒得真難看，他氣呼呼的，握緊着拳頭。）

保爾：反叛！搗亂！我要把你這類東西趕出去！（捉住蘇涅洛夫的衫尾）所以你為什麼……你不穿新制服……制服！故意開玩笑！你不接受我的改革計劃！我看透了！住嘴！別瞎說！我是國王……我是你的統治者……我……我……我（嗓子粗暴地喊）庫塔易梭夫，派一個裁縫匠到他家裏，做一套新制服給他！

蘇涅洛夫：這是無止的光榮，陛下！我的安得席羅卡不曉得普魯士制服的樣式。我不要多解釋——因為我所常看到的普魯士制服，只是普魯士人的背在我們面前飛過……

保爾：啊，你會開玩笑，你會！先生，別以為我的脾氣好。這並不是普魯士制服，從今以後，這是俄國陸軍的制服，曉得嗎？

蘇涅洛夫：我什麼都曉得，陛下，像青天白日般。從前是普魯士的制服，現在是俄國的。
（保爾激怒得瘋狂地走來走去。）

保爾：白粉！假髮！假髮！你都要戴起來！

蘇涅洛夫（憤怒地）：假髮陛下！白粉不是槍，假髮不是砲，假髮不是劍，我不是日耳曼人，我是道地的俄國人！

（保爾幾乎要撲到蘇渥洛夫身上，他憤怒到不能控制自己，舉起握緊的拳頭，突然翻個身，跑到門邊，他勁把門拉開，庫塔易梭夫和羅登伯是在鑰匙孔裏竊聽，國王出來時趕快退後幾步，在廳子裏站着納利杜娃，蘇菲亞，和賀果兒。保爾衝出去，不顧什麼人。）

保爾的聲音（粗暴地）：庫塔易梭夫！

（庫塔易梭夫趕快懸壁而出。）

羅登伯（格格不吐的）：叛徒這個字！（跑出去）

納利杜娃：真是忘恩負義！

賀果兒：羞恥！羞恥！羞恥，先生！啊，我怎麼辦？你把我的記錄最精彩部份糟蹋了！

蘇渥洛夫（對蘇菲亞）：蘇菲育虛卡，我希望你有一個更好的丈夫！

納利杜娃：蘇菲亞，你來。

（蘇菲亞遲疑了片刻。）

蘇菲亞：我的上帝！你自己把事情弄糟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米紫兒是對的。

（納利杜娃握着蘇菲亞的手臂，兩個人正準備要出去，庫塔易梭夫出來，羅登伯在後面跟着他。）

庫塔易梭夫：報告他陛下的聖旨，欽令蘇渥洛夫大元帥退職，貶為平民，不准再穿軍服，撤消他的職務，他將永遠住在他的故鄉康昌斯可易，他不准擅離該地，特派羅登伯將軍押送他

去。

納利杜娃：這是倔強和抗命的好結果！

（納利杜娃，蘇菲亞，賀果兒都出去。）

羅登伯：好結果……

蘇涅洛夫：一個多麼慷慨的報酬，我五十年的戰馬勳勞！

庫塔易梭夫：先生，國王恩准你二十四小時準備行程。（很傲慢地邁步出去）

蘇涅洛夫：他陛下是太賞恩了！一個戰士不需要那麼多時間，叫車子來，我馬上就走！

（出去）

羅登伯（追上蘇涅洛夫）：但是我呢，我完全沒有準備……

——幕落——

第五幕

放逐

在康昌斯可易鄉村，蘇渥洛夫的房子，木頭造的房子，低低的天花板，簡單的傢器，天花板下掛着兩個鳥籠，正是黃昏時候，燭火是點亮了，外面有風雪狂號，蘇渥洛夫穿着長袍和拖鞋，坐在爐火旁邊，他的頭微仰，眼睛擠成一條縫，他在打瞌睡，一本書打開了，放在他的膝蓋上，一切是靜悄悄地，一會，在別的房屋裏，有人開始唱一個輕輕而簡單的小調，那是史德班涅大，蘇渥洛夫睜開眼睛，起身走到鳥籠邊，很困難的爬到椅子上，看進籠子裏，發現裝粟子的碗是空空的。

蘇渥洛夫：史德班涅大！史德班涅大！來這裏！

（史德班涅大進來。）

彼阿得庫茲密虛把粟子都吃光了，馬利亞伊萬諾夫娜的晚餐也沒有了。

史德班涅大：等一刻，我去多拿一點來。（出去）

蘇渥洛夫：放了是比較好些……（走到爐火邊坐下）太陽出來時，雪開始溶了，我就打開籠子，牠們出去！（看着火）啊，什麼勝利，什麼戰爭！（拿起書，翻着頁數，選出一段，靜靜的讀了一會。）寫得漂亮！米開兒互西利威茲，你的筆鋒是多麼雄渾！（高聲朗誦）

……佛力愾烈誠英雄，

龍戰失策無威風，

遠離疆域悲窮路，

曩昔光榮一夢中。

青魯士卒皆英俊，

倉皇逃遁何匆匆，

戰神命定須崩潰，

秋風掃葉如飛蓬，

折戟戮醜逼原隰，

俄軍擁勝滅頑兇。

柏林城闕盡角哀，

慈憫普王恨未終，

桓桓武士空叱咤，

從茲不敢輕向戎！

你有聽見過米開兒羅曼諾梭夫這人嗎？

史德班涅大：他是誰？

蘇渥洛夫：一個偉大的俄國詩人。剛才唸的就是他的詩！多麼漂亮的作品！

史德班涅大（嘆息）：很漂亮……（爬上椅子，伸手去拿鳥籠。）但我比較喜歡聽戰事和軍隊的事，當我們行軍的時候，那是格外有趣味。……

蘇渥洛夫：那些日子是過去了，史德班涅大，我現在只有和池裡的魚打仗。我現在最遠的行軍，是從赤楊樹林來回跑，或者有時候，我冒險到外鄉去拾菌子和漿果。……

（杜巴梭夫進來。）

史德班涅大：亞力山大威西力慈，這或許是更好也說不定，你現在需要和平與安寧，你已不像從前那麼年富力強……

蘇渥洛夫（突地站起來）：胡說八道！誰需要和平與安寧！不是我！不是我！
史德班涅大（嚇了一跳）：但你自己這樣說的……

蘇渥洛夫：我？絕對不！滾出去！（史德班涅大趕快跑出去，非常害怕。）哈……和平……安寧……對於我！

杜巴梭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請你靜些，女人老是喜歡饒舌……我們還會看到偉大的日子……爲什麼，我們……（忽然停住）

蘇渥洛夫：勃洛虛卡，什麼事？

杜巴梭夫：他又在這裏，他說要看你。

蘇渥洛夫：我的上帝，又來了。（很費勁的強裝自己）讓他進來。

杜巴梭夫：隨便你，但如果我對這事可以說句話，我會……我會……

（一個胖子走進來，穿着一件毛的短外衣，氈靴，毛帽，那是尼可拉易夫，專門學校畢業的陪審官。）

尼可拉易夫（脫去帽子）：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晚安，請你原諒，如果我闖進來攪擾你，但我偶然經過這裏，看見你窗子裏有火光，我以為爲忝屬隣居，應該來拜望你……

蘇渥洛夫：這是散步最好的晚上……

尼可拉易夫：稍爲有點黑，而且括風，我得承認……但我只覺得是敬意，不管得是晴是雨，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覺得很高興來看看你。

蘇渥洛夫：我也很高興。

尼可拉易夫：我曉得的……現在，我有一點小小的驚奇給你……請准我脫去外衣，我會馬上告訴你。（脫去外衣）

（杜巴梭夫接去外衣，離開房子。）

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帶有兩封信給你，一封是從你的女兒，另一封是你的好朋友寫的。

蘇渥洛夫：拿過來！

尼可拉易夫（遞過兩封信）：博羅威策夫郵局長叫我馬上把信送給你。

蘇渥洛夫（檢查這信件）：這封一定是從我女兒那邊來的，信封上寫得很明白，從納筭利阿亞力山大洛夫娜蘇渥洛娃；但是這一封……你怎麼曉得這封信是誰寫的？

尼可拉易夫（不安地咳嗽着）：怎麼，我說我曉得嗎……我只是胡猜……

（蘇渥洛夫繼續審視信件。）

尼可拉易夫（走到火爐邊，拿起蘇渥洛夫讀的書）：啊，你也喜歡寫作！你讀書，我看（翻着書頁），啊，米開兒羅曼諾梭夫……一個有價值的作家。

蘇渥洛夫：拿到鍋子上面……把小刀弄熱……瞧，封口是糊了，爲什麼要麻煩鍋子和小刀……爲什麼不撕開就算了……

尼可拉易夫：親愛的先生，你說什麼？

蘇渥洛夫：你的職業是很寫意的，讀讀信件。

尼可拉易夫：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先生。

蘇渥洛夫：多麼可恥，你這位陪審官！

尼可拉易夫：對不起，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再不是一位稅收員，我是一位宮廷顧問。

蘇渥洛夫：呵，那麼你是高陞了？

尼可拉易夫：我已經陞了。

蘇渥洛夫：請問是爲了什麼工作？

尼可拉易夫（有點迷亂）；爲了過去的工作。

蘇涅洛夫：是不是偶然爲了現在的工作？

（尼可拉易夫裝作一種手勢，假裝不懂得。）

蘇涅洛夫（浮出一種難看的微笑）：你懂得並不大，但，當然，工作是很輕易得很……

尼可拉易夫：你今天倒喜歡開玩笑……

蘇涅洛夫：不要緊，繼續努力，你又會升官的。

尼可拉易夫：好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要走了……我不想在攪擾你，我將會非常高興，如果你肯爲陋草舍一敝……

蘇涅洛夫：我並沒有請你來，因爲我曉得你不用請都會來的。

尼可拉易夫：我高興有機會看到你。

蘇涅洛夫：你最好監視嚴些——對蘇涅洛夫要好好監視，你不曉得，他是世界上最壞的壞蛋，一個強盜，一個叛徒！

（尼可拉易夫已經走到門邊，聽見這些話馬上轉過身來。）

尼可拉易夫（跑到蘇涅洛夫面前）：親愛的先生，你的諷刺是太過火了！你不感謝真正的友誼和好意！羅登伯將軍不是明白告訴你，他陛下命蘇涅洛夫伯爵的社交應酬，概須絕對禁止！這不是很清楚嗎？但你不是會到七里遠的魯潘丁娜夫人家吃晚飯嗎？啊？你不是會陪她到你

家裏？你以為我不曉得？我沒有看見！我什麼事都看見，但我決定不說什麼，我原諒你，而我的所得的報酬是什麼？你羞不羞，先生！

（他出去，把門砰然關上）

（一分鐘後門又開了。）

尼可拉易夫（把頭伸進來）：夠了，看你再敢到什麼地方去！不准離開康昌斯可易寸步！不准接見賓客！

（出去。）

（蘇涅洛夫夫不說什麼，啞吧般站在那裏。）

蘇涅洛夫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終於狼狽到這等地步嗎？……（氣呼呼地走到窗子邊，在燭火邊拆開信讀）……呵，娜笛仙卡，我的小心子，（最初靜靜的讀，以後就讀出聲）「我慈愛的父親，我沒有想到我會這樣悲哀，這種長時期的分離，深深地傷了我的心。」……（嘆息，靜靜的讀了一會，又再讀起來）：「我早上另一個請求……而我的要求又給拒絕了」……（信掉下了）他們不會讓她來我這裏，呵，那末，你父親必定是萬惡不赦的罪人，娜笛仙卡，如果他們不讓他自己的女兒來看他。（繼續讀，他的嘴唇微微顫動，他突然把拳頭擊在桌上。）現在，你真愚蠢，你真愚蠢，孩子，啊，她怎麼可以沒有得到允許，便冒險跑來這裏。我的小娜笛仙卡，她會受罪的，將不知伊於胡底！我明天就寫信給她，阻止她沒有得到允許，不准

跑來這裏。(把信擱在一邊，拿起另封信)我認識你的筆跡，米開兒伊拉亮諾威茲，致敬，老友庫杜梭夫，(看見火快滅了)史德班涅大！史德班涅大！火快熄了，添點柴來。(撕開信封)

(史德班涅大進來，忙着弄火爐。)

史德班涅大：我不是說不讓他進來……但你不聽我的話。現在他把我們氣得半死，我真想捉住他的頸巾，把他從樓梯上摔下去，這無賴！

蘇涅洛夫(不注意)：是的，米開兒伊拉亮諾威茲……幸運已不矚睽我們倆……他們不喜歡我們……伯格烈勳也有點眼紅了……而你却埋沒着你的天才……朋友，這是我們的過失嗎？這年頭，賢才湮沒，諛媚囂張，奴性爲貴，服務爲輕……(用眼睛掠視)拿破崙那納伯，你說……是的……他是太放肆了……如果他那樣做，他會馬上威脅俄國的安全。(從桌上拿起一個公文皮袋，把信擱進去。)時代的一種啓示……好，誰曉得，只有老蘇涅洛夫才有辦法。

史德班涅大：他那種態度，好像他是有貴族血統，那個可惡的送信人……

蘇涅洛夫：你在那裏嚕噓什麼？

史德班涅大：那是他……我再不讓他進來！

蘇涅洛夫：你不讓誰進來？

史德班涅大：他……

(門突然開了，尼可拉易夫衝進房裏，他也不脫去帽子。)

尼可拉易夫：現在你公然先幹起來！我不是說嚴格禁止嗎？但是不然！你高興怎樣就怎樣做！而現在——他們來了！你請他們來，現在趕快跑去接見你的賓客……

史德班涅夫：怎麼，這傢伙老滾不出去！

蘇渥洛夫夫：你嚷些什麼？把帽子脫開……你說什麼……什麼賓客！

尼可拉易夫：不成問題，你比我還要曉得，你聽那聲音。

（雪車的鈴聲漸聽漸響。）

他們來這裏了！來賓！你一定是請他們來的！這次你不要再欺騙我！

蘇渥洛夫夫：出去，你這傢伙，出去，在我還未冒火之前……

尼可拉易夫：我會出去，我會出去，（惘嚇的口氣）但當我回來時，我不是單個人來！你就會懊悔你這樣違抗命令！（出去）

（鈴聲很近了。）

蘇渥洛夫夫：真的有人來這裏！那會是娜笛薇……我不敢相信，史德班涅夫虛卡……我可憐的小娜笛虛卡會因此而大吃苦頭……她會關閉在秘密室裏，把心肝都給挖出！

（雪車的鈴聲停止了。）

拿燭火來，把門打開。

（史德班涅夫抓着一支洋臘跑出去。在門後還聽見她的聲音：「勃洛卡！快開門，我們有

客來。」)

(蘇渥洛夫是單個人了……在房裏很緊張地走來走去。在耶穌像前劃着十字架，尖起耳朵聽外面的聲音和動靜。嘈雜的聲音迫近了，在隔壁的門口，觀察可見勃洛卡和史德班涅夫，手裏捧着燭火進來。後面跟着一位高個子，穿着一件非常華麗的毛絨外衣，戴着一頂毛絨帽，滿面都是雪花，蘇渥洛夫起身，他沒有認出來人，他站在那裏等着，當來人脫去帽子，從大衣內現出時，蘇渥洛夫認出是賀果兒，他進房子裏來，杜巴梭夫和史德班涅夫擎着燭火跟在後面。)

賀果兒(跑到蘇渥洛夫面前)：亞力山大威西力慈！

蘇渥洛夫：你……我沒有料到你。

賀果兒(握着手)：我坐着郵車，冒着狂風飛雪，晝夜兼程趕來……把快樂的時光趕穿帶給你，現在終於……

蘇渥洛夫：真的，這是絕大的驚奇……你不害怕嗎？或許你已得到許可證？

賀果兒(擦擦他的雙手)：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設法去爭取許可證，怎麼，如果我會受到最可怕的刑罰，他們用鎖鏈把我縛起來，恫嚇我放逐到西伯利亞去……

蘇渥洛夫：啊，他們顯然不會恫嚇你。

賀果兒……：我不管怎樣也要來的。

蘇渥洛夫：啊哈。

（勃洛卡和史德班涅大把燭台上的燭火點亮，整個房間都充滿亮。他們出去。）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有一封公文給你。

蘇渥洛夫：你該馬上說出來。

賀果兒（解開他的制服，掏出一封公函，一揮就遞給蘇渥洛夫）：謹呈 蘇渥洛夫大元帥！

蘇渥洛夫（嚇得退後一步）：先生，你把姓名弄錯了吧。

賀果兒：不，不，……是給你的，亞力山大威西力慈。……

蘇渥洛夫：那是不可能的……一位大元帥應該統領三軍，而我却在樹林裏灌園種菜，在受

着監視，受着拘捕。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但這公文分明是寫着致「大元帥」，國王召見你！

蘇渥洛夫：我不去應召。

賀果兒：三軍都在等着你！那些士兵！都是你的士兵，亞力山大威西力慈！

蘇渥洛夫：（在房裏走着，忽然停住）他們現在需要我幹什麼？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慈！這就是公文……

蘇渥洛夫（把公文接過來，但並不拆開封）：好，你要說什麼？

賀果兒：拿破崙邦納伯將軍已佔領荷蘭……

蘇渥洛夫：我曉得……

賀果兒：已佔領意大利……

蘇洛渥夫：我曉得。

賀果兒：他已侵略瑞士……

蘇渥洛夫：我也曉得那消息。

賀果兒：拿破崙那納伯的成功，是一天天在增加，他的軍隊也大量增加，不久他就會威脅我們的國家。

蘇渥洛夫（有所思）：他攪得太過份了，這位年輕的放肆者……這時要有人來教訓他一頓才好！

賀果兒：你就是教訓他的人！

蘇渥洛夫：賀果兒，油腔滑調就是你最大的美德！（把信封拆開，將信交給賀果兒讀。）好，讓我們聽他們說些什麼，對我那麼樣的老頭兒。

賀果兒（咳嗽，站着舞台的姿態，用嚴肅的聲音讀）：「余最崇敬之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時間不容解決過去之糾紛，上帝將原諒此罪人……」

蘇渥洛夫：上帝或許會……

賀果兒：「證諸目前歐陸情勢，茲謹代表吾祖邦聯盟國奧大利，恭請 台端為聯軍統帥，盼即速來聖彼得堡，然後轉程赴意大利，吾國軍隊刻已向該國出發，祈即整裝就道，幸勿耽延」

時光，埋沒曠昔之英風，余亦以及早觀君爲快。」

蘇渥洛夫夫：當然，你的快樂是佔先的。

賀果兒：「余永以善意及友愛待君。保爾。」

蘇渥洛夫夫：有什麼比真理更切實！永以善意及友愛待君。國王真是客氣……（停頓）但是……不，我不去，我不能穿着普魯士制服打仗……總結一句，我不想去。

賀果兒：我們的國王說；隨他的意思去指揮作戰，一概聽他裁奪。

蘇渥洛夫夫：原來風又向不同的方向吹，我們現在又唱着另一種論調！

賀果兒：亞力山大咸西力慈！俄國的尊嚴和力量正擺在天秤上！

蘇渥洛夫夫（生氣）：不要饒舌，你這烏鴉！我不曉得嗎！我的士兵，我的國家需要我……（停頓）不要油腔滑調，你不是來向一位害瞎的女郎求愛。

賀果兒：那麼你怎樣決定？

蘇渥洛夫夫：什麼決定不決定，我就要準備啓程，勃洛卡！

賀果兒：天上的安琪兒在唱詩讚美你！

（門打開了，尼可拉易夫衝進來，有一個防守兵跟着。）

尼可拉易夫：他在那裏？（看見賀果兒）啊哈，他在那邊！（對防守兵）捉他！

賀果兒：（對蘇渥洛夫夫）：這是什麼意思？

尼可拉易夫：現在，別以爲你的軍服能嚇倒我！我要把你送到聖彼得堡去！（我要把你關在牢裏！）（對蘇渥洛夫）親愛的先生，至於你……

賀果兒：（走到尼可拉易夫面前）：你對着誰說話？你這狗！

尼可拉易夫：你罵我狗？你會得到你的報應！

（勃洛卡和史德班連大進來。）

賀果兒：混蛋！你是對着誰說話？你不曉得這是大元帥蘇渥洛夫將軍嗎？

尼可拉易夫：是的，是的，我們曉得你們大元帥的一切。（對防守兵）把他鎖起來！（指着賀果兒）

賀果兒：滾出去！

蘇渥洛夫（把賀果兒推在一旁）：賀果兒，等一會，不要生氣，馬上就可解決。（對尼可拉易夫）我親愛的朋友！這裏來，過這裏來，不要害羞……

尼可拉易夫：這是什麼傻玩意；

蘇渥洛夫……睜大眼睛看道信……

蘇渥洛夫把公文交給尼可拉易夫，尼可拉易夫看了，臉色馬上蒼白，手脚也開始發抖，恐懼的表情充滿全身，他讀得越遠，身子越往下沉，直至讀完了信，他已跪在地上。

尼可拉易夫：請——發——發慈悲！

（那防守兵看見情形不對勁，趕快偷跑出去。）

蘇渥洛夫：起來！（他走開，不理睬尼可拉易夫。）

賀果兒：多麼可惡！

史德班涅夫：叩頭吧，討饒吧！你這豬獃，把前額碰到地板上去，你這癩蝦蟆！

賀果兒（對尼可拉易夫）：滾出去！

（尼可拉易夫很笨拙地站起，他完全昏迷，史德班涅夫衝到他面前。）

尼可拉易夫：請別麻煩你自己……（踉蹌到門邊。）

史德班涅夫：爬虫！毒蛇！毒蛇！毒蛇！

杜巴梭夫：呵！這個女人！……

尼可拉易夫：發——發慈悲……（他給推出門去，嘴裏仍然在說）發發慈悲！

史德班涅夫（使勁把門一關）：教訓教訓你！

蘇渥洛夫（回頭望了一週）：把行裝弄好，勃洛卡，我們清早就動身。

杜巴梭夫：到彼得堡去嗎？

蘇渥洛夫：到彼得堡，到世界的另個角落！我們要去打仗，勃洛卡，去打仗！

杜巴梭夫（非常興奮）：萬歲！我們是要這樣痛痛快快幹，亞力山大威西力慈！萬歲！

幕落

第六幕

在意大利的陽光下

意大利，俄國兵營紮在威小城附近，一行行耀眼的白營幕，一直伸展到視線的盡端，淺水湖上長滿豐草，一條舊船伸着船頭在水裏，船尾却在岸上，賀果兒坐在船中，持着一條釣竿，有一位奧國軍官和他在一起。他們在低聲私語。湖岸上是蘇渥洛夫的營幕，傍晚的陽光在晴空一碧中照耀着，啓幕時，軍樂聲音悠揚，高呼「萬歲」的聲音和騾動到處都是。在一行行的營幕後，士兵們都鑽出來了，站滿整個舞台。他們把蘇渥洛夫抬到肩膀上，蘇渥洛夫穿着全套軍服，斜掛着肩帶，他的情感很激動，軍官也混在士兵羣中，一般的情緒都很興奮，士兵的軍帽飛舞空際，士兵們把蘇渥洛夫放在他營帳前的草地上。

蘇渥洛夫：上帝祝福我的靈魂，孩子們……我是不值得你們這樣愛戴的。（停頓）啊，我英勇的弟兄們……是的，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努力並不徒勞無益，我所希望的沒有比這更大的報酬，更高的榮譽，我會牢記在心裏直到我死的一天……

西涅爾薩可夫：先生，你現在爲什麼說到死？你一定要活到一百歲。

蘇渥洛夫：是的，是的，真的不是老年人要死，或是少年人要活，現在是沒有時候想到死，還有很多事待做……偉大的任務在前面……

許多聲音：我們要和你走到世界的另一端，我們準備幹！

蘇渥洛夫：孩子，你們都相信我罷，我們一起幹了許多偉大的事業，打大勝仗！拿破崙的軍隊花了兩年想佔據意大利，我們只消兩個月就趕走他們！這是光榮的！整個世界都震驚！我親愛的孩子們……（停頓）在困難的日子當中，我絕對不會離開你們。（停頓）

（士兵們圍近蘇渥洛夫。）

卡林奴虛金：小父親，我們活着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擁護你……

蘇渥洛夫：謝謝你，卡林奴虛金，我曉得你會，你們大家都會。

史德班涅夫（從簾幕裏出來）：孩子們，你們現在走開吧，亞力山大威西力慈需要休息，年齡顯示……

有一位士兵：他這時應該快樂些，然而他眼睛裏蘊藏一種悲哀……

西涅爾匿可夫：不成問題，他是累了。

（士兵們散開。）

史德班涅夫（輕輕地對蘇渥洛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有人要會見你，等了好些時囉。
蘇渥洛夫：是誰？

史德班涅夫：一位奧國的……

蘇渥洛夫：啊，是的……我沒有料到他那麼快……

（奧國的軍官，他看見蘇涅洛夫到來，從船裏爬出來，他走近蘇涅洛夫致敬禮。）
蘇涅洛夫：如果你喜歡，請進來……（對史德班涅大）告訴傳令兵，請伯爵到勳爵軍
來。

（蘇涅洛夫和奧國軍官走近營幕，杜巴梭夫從裏面出來，提着一隻水桶。）

史德班涅大（對杜巴梭夫）：他們什麼地方都把他抬在肩上，今天是士兵們，昨天將軍們
也是這樣。

杜巴梭夫：怎麼，如果這樣子下去，我們會忘記怎樣走路。

（史德班涅大出去，杜巴梭夫走到船邊去。）

賀果兒：最先是他們在嚷，在呼喊——把魚都嚇跑了，現在你又跑來。

杜巴梭夫：你以為魚在水裏能聽見嗎？

賀果兒：滾你的。（杜巴梭夫拔腿要跑時，賀果兒看見有一隻酒瓶，突出勃洛卡的袋子。

）喂，你袋子裏的是什麼？

杜巴梭夫（慌張地抓住瓶頸）：唉，……這……

賀果兒：哈哈！只是一點意大利酒，喂，……（把罇放在釣鉤上，又拋到水裏去，杜巴梭
夫打算要走開）等等，勃洛卡。（停頓）好，你可以汲些水，假使你要的話。（杜巴梭夫爬進
船裏，賀果兒讓開一點地方給他。）但是他們為什麼那樣呼喊，一定的，但為什麼那樣叫嚷？

當然，我不是說亞力山大威西力不是一位偉大的軍事領袖，這些都會忠實地反映在我的作品內。但是爲什麼和士兵們混在一起——原諒我——我不懂得。（杜巴梭夫靜靜地把桶浸在水裏。）在我們盟國的軍隊中，那些奧國兵完全沒有這一個習慣。

杜巴梭夫：他們也沒有打勝仗的習慣。

賀果兒：不要饒舌，勃洛卡，他們是我們的盟軍，我們最好的朋友。

（在這當兒，奧國軍官從營幕裏出來，他向賀果兒點點頭，賀果兒搖手回答。）

杜巴梭夫：和這種朋友交遊，最好是睡覺時要睜開一個眼睛來提防。

賀果兒：我的朋友，你真是瞎說，你不曉得自己說些什麼。（杜巴梭夫不說話。）你現在得承認，你不是有意的這樣說，只是喝醉了而已。是不是？

杜巴梭夫：先生，那是很清楚的，你可忘記了特烈比亞的事，我們不是在特烈比亞打了三天血仗，怎麼我們通通給大砲震聾了耳朵，比地獄還要糟，但他們的米拉斯將軍，他在幹什麼？喝茶，只會喝茶！他喝了二十八壺茶，在那三天內，他的隊部沒有寸步進展？

賀果兒：啊！勃洛卡，我的朋友，真是胡說！如果他不會移動他的隊伍，那就是時機還沒來到移動的時候，意思是米拉斯將軍還有別的計劃……奧大利的軍官是著名的戰略家，他們前進時把什麼都計劃好，沒有計劃的事，他們是不做的。現在我應該說，這就是亞力山大威西力惹的缺點地方。

杜巴梭夫：缺點？什麼？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有缺點？

賀果兒：好傢伙，請別冒火！是的，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是沒有計劃作戰的——全世界的人都曉得。

杜巴梭夫：全世界的人都曉得這事，但我們曉得的却不相同。

賀果兒（譏諷地）：那麼「我們」究竟曉得了什麼？勃洛卡，你會進一步告訴我：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或許會擬過草稿或計劃吧？

杜巴梭夫：他或許擬過。

賀果兒：啊，勃洛卡，勃洛卡，你活了那麼些年，却一點都不聰明。

杜巴梭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徹晚都坐到天亮……

賀果兒：他當然不能睡覺。（杜巴梭夫忍俊不禁）現在別說謊！他所有的文件我都記得清楚！他沒有計劃，我可以打賭！（停頓）他當然不會把文件藏在靴筒裏！

杜巴梭夫：並不藏在靴筒裏，或許藏在他的公文袋裏。你是亞力山大威西力慈的司書，但你什麼事都不曉得。

賀果兒：別無禮，你這酒鬼！你不能和這些蠢才交談一句，他們是什麼地方都鑽，不要離開你的本位，別忘記你在對誰說話！

杜巴梭夫：到那……（拿起水桶出去。）

賀果兒：哈，哈，這次可捉到你。（釣竿提起時，有一尾魚在跳動。）

杜巴梭夫（到回來）：你還繼續寫你的紀錄嗎？

賀果兒：我還在寫。

杜巴梭夫：你也寫到我嗎？

賀果兒：是的，偶然也寫到。

杜巴梭夫：那麼這樣寫：勃洛虛卡許是一個酒鬼，許是一個大飯桶，但如果有人敢在他面前批評亞力山大威西力慈的不是，說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有什麼缺點，或者類似的胡說……勃洛虛卡……勃洛虛卡……會把那些話塞回他喉嚨裏！……

賀果兒（態度很泰然）：我大概會寫下那些話，勃洛虛卡是一個酒鬼，勃洛虛卡是一個飯桶……你不是那麼說嗎？

杜巴梭夫（很生氣地）：我還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但我怕嚇走你的魚。（出去）

（伯格烈勳進來，賀果兒從船裏跳出，跑去會見他，在他旁邊走着。）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很焦急地等着你來，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不是嗎？歡迎！（掀開進幕門的布簾。）

蘇羅洛夫夫坐在桌子邊，研究着許多文件，他的頭支持在手上，營幕的布簾仍敞開着。

伯格烈勳：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是累了，但那是真的，你的勝利是空前的，自從凱撒的

時代到現在，意大利沒有過這種偉大的勝利，一個軍隊的首領給他的士兵所愛戴，給他的士兵高高地抬在肩上，這當然是你的勝利所應得的報酬。

（賀果兒回到船上，繼續釣他的魚。）

蘇渥洛夫：等一會，彼得親王，請坐，現在不是高興的時候，我得到不好的消息。國王來了一個聖諭，叫我們兩天內，就要發動瑞士的攻勢。

伯格烈勳：什麼？不願你的反對？

蘇渥洛夫：他們什麼時候會注意到我的反對意見呢？我們被命令前進，聯絡林斯基可撤可夫和卡爾親王的軍隊。一個詳細的計劃已送來，是我們的朋友奧國人擬的，這個就是！這是最晦澀而可笑的作戰計劃。

伯格烈勳（把計劃看過後）：這怎麼辦呢？

蘇渥洛夫：彼得親王，請聽我的意見，然後你自己去觀察。我得聲明這個計劃是不可實現的，對俄國軍隊則更不利。馬生納將軍是不會等我們的，在我們達到目的地之前，可撤可夫的軍隊會給敵人打潰，卡爾親王會逃兵，你注意我的話，而我們將單獨應付一支四倍強於我們的敵人。這裏，在鳥飛不渡的峯巒裏，在猿猴愁攀援的山峽和深谷，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渡，情形很壞，彼得親王，很壞。我們給送進陷阱裏，這次一定是死的。

伯格烈勳：這樣，爲了奧國將領的錯誤，俄國軍隊是該倒臺了嗎？

蘇渥洛夫：你說錯誤嗎？我倒不以為然；這計劃是費了很大的心血弄成的，裏面找不出破綻，那是我的意見。

伯格烈勳：是陰謀嗎？

蘇渥洛夫：彼得親王，你是那麼害怕嗎？你忘記我們是和什麼人周旋嗎？同盟國——或許只是名義上是同盟，他們都妒忌俄國的勝利。他們便運用狡猾手段，他們是天生的政治家，他們焦躁地盼望蘇渥洛夫吃敗仗，縱令士兵的血流成河，他們也是漠不關心的。

伯格烈勳：但這是最卑鄙的陰謀。我們要大聲疾呼，我們要把他們暴露給全世界。

（天色漸晚，意大利南方的夜很快就降臨。）

蘇渥洛夫（點亮燭火）：彼得親王，你還年輕，血氣方剛。暴露他們……請問我們向誰暴露他們？我們孤獨地住在深黑的樹林裏，四面都有豺狼在咆哮。

伯格烈勳：那麼我們就要辭職，馬上辭職；時機不可失！我自己要把消息帶到聖彼得堡去，把他們弄得狗血淋頭！你以為他們會不接受嗎？

蘇渥洛夫：啊，就是有困難。

伯格烈勳：你的意思是他們不接受？

蘇渥洛夫：不是的，困難就是——他們會接受。（停頓）彼得親王，你還年輕，他們只消派人來代替我就行，可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的軍隊便完了……我怎麼能拋棄我的人？我勇敢的

孩子們，我的孩子們！今天會把我抬在肩上的，不能，能可死。

伯格烈勳：那麼是沒有希望了。

蘇涅洛夫：我們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完成某種計劃。迅速的行動，絕對的祕密——這是我們成功的唯一機會。我們經由捷徑穿過……穿過聖哥達山峽……渡過阿爾卑斯山。以奇襲突擊敵人，突擊他們防禦最疏的地方，打擊馬生納的後頭部隊……這是我們的戰略，去吧，彼得親王：（向伯格烈勳。）你和庫杜梭夫——你們倆！我所有的一切，如果我這還不夠，你便要統率三軍。（停頓）今晚不要睡覺，致慮以後，明天來見我。

伯格烈勳：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要拯救俄國軍隊！

（他們擁抱，伯格烈勳出去，蘇涅洛夫拭乾他的眼淚，躺在一張營床上，雙手遮着臉。停了一會，賀果兒提着桶，走進營幕裏來。）

蘇涅洛夫（沒有回過頭）：是誰？

賀果兒：那是我，亞力山大威西力慈，米開兒（停頓）賀果兒，只是耽擱一秒鐘，我給你帶些魚來。

蘇涅洛夫：什麼魚？

賀果兒：我坐了一個整天，在淺水湖的岸邊垂着釣竿，因為我曉得你是多麼喜歡吃鮮魚羹

……

蘇渥洛夫：去，去，我現在沒得吃鮮魚羹的胃口。（疲累地睜眼望望他。）你這人越長越胖了，你開始像你的叔父。

賀果兒：我去，我不敢打擾你，我把魚留在這裏，請你接受我這點點餽贈，我一直坐到天晚哩……啊，我以為大元帥在這種年齡，這樣遠離鄉井，身負許多重任，這樣喜歡吃鮮魚羹：

蘇渥洛夫：夠了，離開我……不，等一會，把我的公文袋交給我……在桌子那邊……

（賀果兒拿起公文袋，就是蘇渥洛夫藏他女兒的信件袋子，當他還在鄉間時。）

現在你去！

（賀果兒打個躬出去，旋即消失在黑暗中。）

蘇渥洛夫（從書桌取出一本信箋，翻着頁數，擱在一邊，停頓。）是的，最後是決定了。（起身，拉布簾遮着門。）

（營幕侵入熟睡中，在迷茫的夜色中，仍可看見白色營幕，只有蘇渥洛夫的帳幕，燭火仍在閃爍着。）

——幕落——

第七幕

鬼門橋

阿爾卑斯山、佛蘭錫斯嘉的和尙的一個廳堂，一座不堅實的茅屋，木板牆上長滿綠苔，小小的窗子，裝上不大透光的玻璃。凳子靠着牆邊放着，有一張粗糙的桌子，牆角掛着一個十字架，昨天亮還有一小時光景，一支洋燭插在一個瓶頸上，射出適宜的光芒照耀這房子，在桌邊，他的頭擱在手臂上，三山諾夫坐在那裏熟睡。在牆角裏，米羅拉多威茲將軍也在熟睡。不時二個人睜開眼睛，空洞地望了一會，又繼續睡去了。杜巴梭夫在一雙皮靴前打盹，他像似在補綴靴鞋，只有伯格烈勳完全不睡，雙手擱在背後，在來回踱方步。在窗子外面，聽見人聲嘈雜，還有噓寒發抖的聲音，軍隊在那邊。

伯格烈勳：我們怎麼辦？我們怎麼辦？

三山諾夫（在睡中）：一切都完了……

伯格烈勳：三山諾夫，不要睡覺了！

三山諾夫（抬起頭）：三晚沒有睡覺了……

伯格烈勳：我也沒有睡。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我們要記着命令，我們隨時有被襲擊的可能。

三山諾夫：我們如果被襲擊，那就完了！這個鬼地方！有鳥飛不渡的山崗，有力量四倍於我們的敵人……

（米羅拉多威茲在發出鼾聲。）

伯格烈勳：米羅拉多威茲，不要睡了！

米羅拉多威茲（一驚就醒過來）：什麼事？不，不是睡，我在想……敵人四倍強於我們……毛路是潰了，麥唐納潰了，朱伯特是潰了。（他再睡回去）

三山諾夫（睡意愈濃）：那是魔鬼帶你來此地，三山諾夫，你再看不到家了。（打呵欠）
呃，這個鬼地方！單名字就嚇壞人，什麼鬼門橋，惡魔嶺，撒旦谷……啊，那邊，米羅拉多威茲，醒過來，我們快要睡個永遠不醒的覺。

米羅拉多威茲：喂，什麼事？誰睡覺？（馬上又睡回去）

三山諾夫：情形真是妙……士兵們赤腳走路，穿的衣服襤褸，將領們是那麼渴睡……彈藥快要完了……這計劃似乎是失敗……一個計劃錯誤！

伯格烈勳：不，不，我們不能繞道柴爾和沙甘斯，那得太遠了……跟法國人開火是不可避免了……稍為遲緩一點，對可撒可夫便是致命的打擊，計劃是未可詬非——是無病可摘，是他最精心的傑構！除了他有誰能想得到？以奇襲而戰勝自然，衝過聖哥達峯！我們已經三天佔先，出現在馬生納部隊的後面！

三山諾夫：真的，真的，但還有什麼用？可憐可夫會給打潰，我們會給包圍起來——一個怎樣的大包圍！從來沒有軍隊困在這種境地……我說這是一個戰略錯誤。

伯格烈勳：沒有這回事！我告訴你，那不是計劃的關係，你試回想一下，你自己就會曉得的。他們說我們爬不過聖哥達峯，但我們是過去了——把大砲，槍枝和馬匹都拖過了。最艱苦卓絕的部份是過去了。但誰能預料到我們會在這山峽裏遇到法國兵？他們怎麼會曉得我們的企圖？這就是禍端。

三山諾夫：一個多麼大的打擊！……但是大元帥的計劃常是保守得最秘密的，他們外間怎麼會曉得？

伯格烈勳：我們知道怎樣漏出去的，我們也曉得是誰，但又何濟於事。（停一會）米羅拉多威茲，醒起來！

米羅拉多威茲：唉？我說什麼——我們是完了……（再睡去）別希望什麼人幫忙……沒有希望……壞，太壞……

三山諾夫：壞？我不以為然。天冷容易使人睡覺，一個人想睡覺了，也很容易死的。至於死這回事——山嶺是最好餓死所，因為山很接近天，更接近天堂的門……

伯格烈勳：三山諾夫，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在他統率之下，俄國軍隊沒有吃過敗仗，但什麼在期待我們？他會渡過此難關嗎？

（史德班涅大進來）

好，他怎麼樣？好嗎？

史德班涅大：他再不像他自己了。他隨便漫步，凝視着那些山峯，一顆子彈幾乎射中他……他且病了，他的氣力衰弱，但他仍不肯休息……他不再開玩笑，我記得他從來不是那樣……軍需官是槍斃了，因為食糧已用光了。

伯格烈勳：原來如此。

杜巴梭夫（輕聲地）：他有提及我嗎？

史德班涅大：他真沒有，你是可惡的傻瓜！

（蘇渥洛夫夫進來，穿新雨披肩，脫去他的帽子，他的面容盡變，他蒼老了，骨瘦如柴，他呼吸沉重，且不時咳嗽，他跛行到凳子邊，癡然的坐了下來。接着是一陣沉悶的寂靜。）

蘇渥洛夫夫：我出於散步，視察這些山峯，一個很好的捕鼠籠。我奇怪我們能走出這裏，對弟兄們說，他們都是偉大的士兵，上帝祝福他們。

伯格烈勳：你應該騎一騎，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你是很累了。

蘇渥洛夫夫：我還有重要事件待解決（停頓）勃洛卡，你在那裏幹什麼？

杜巴梭夫：我……唉，亞力山大威西力慈（踏前一步）我在補你的靴。

蘇渥洛夫夫（停一會）：去，去帶他進來。

（杜巴樓夫致敬禮後就出去。）

伯格烈勳：請原諒我進一言，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們現在可否將時間省下來？敵人不論什麼時候都會襲擊我們。

蘇渥洛夫：我曉得。（起身，在地板上踱步。）我們一定要抽出時間，軍隊必須清除一番，我們這樣做是有利無弊的。

（杜巴樓夫進來，兩名兵帶着賀果兒，他是臉色蒼白，渾身發抖，仍努力裝出不害怕的樣子。）

賀果兒（跑到蘇渥洛夫面前）：亞力山大威西力慈……請問這是什麼意思？我要提出最嚴厲的抗議，好像一個普通的犯人給逮捕，把我的作品也奪去，那是我數年辛勞的結晶。

蘇渥洛夫：你的作品是在我手裏。

賀果兒：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我是給人惡意譏諷的犧牲者。你是一位俄國的貴族，我也是一位俄國的貴族，我們有話好商量，我用人格發誓，我是清白的。

（蘇渥洛夫裝一個手勢，士兵們退出去。）

蘇渥洛夫（停一會）：你寫這個作品很久了把？

賀果兒：多麼奇怪的問話……你自己曉得的，在攻擊易斯姆爾時就開始。
蘇渥洛夫：有那麼早嗎？

賀果兒：我不懂得……

蘇渥洛夫(很嚴厲地)：你懂得很清楚。你有和奧國總參謀部通消息嗎？

賀果兒：青天在上！我是該受這樣盤問的嗎？但如果你要這樣……是的，我有和奧國參謀部通信，但那是我責任的一部份，因為我是你的祕書，外國語部祕書。

蘇渥洛夫：但你同時也和敵人通消息吧？

賀果兒：慈悲的上帝！多麼可怕的話！

蘇渥洛夫：你向勃洛卡探問過軍事計劃嗎？

賀果兒：什麼！沒有這回事！我不曉得這事！你一定是和我弄虛玄。大元帥常愛開小玩笑……

蘇渥洛夫：不要裝痴裝傻。勃洛卡說你會向他探問過軍事計劃。

賀果兒：哈，哈！這是一種陰謀！你們都串通來和我作對！他是一位蠢農夫，一個酒鬼！

杜巴梭夫：啊，你要否認嗎？你……嗎？

蘇渥洛夫：勃洛卡，不要說話。(對賀果兒)你說你不曉得這計劃，你的手沒有接觸這通

些計劃嗎？

賀果兒：當然沒有，絕對沒有。

蘇渥洛夫：但有人看見你把計劃放回公文袋裏。

賀果兒：誰說的？

蘇渥洛夫（指着史德班涅夫）：她。

史德班涅夫：是的，我看見你，你否認也沒有用。

蘇渥洛夫（對史德班涅夫）：不要說話。（對賀果兒）你現在怎麼說？

賀果兒：但這真是笑話！你相信誰的話？一位普通的賤婦，一位販夫走卒，而我是貴族。

你要相信我的話才對！你應該相信我。（跑到十字架前）我在上帝和諸神面前宣誓！

蘇渥洛夫：這不是玩喜劇的時候，我最後一次跟你說。

賀果兒：啊，但現在我曉得了！最後，我看見一線光明！你的意思是指一本書，一本小書

……那是擱在公文袋裏……和你女兒的信在一起……是的，是的，我現在想起了……有一次……

……我拿了一本書，那書或者是別的東西，我不能說……但那是爲了作傳記的關係……漂亮的句

子，是元帥親筆寫的字！

蘇渥洛夫：我曉得，所以你就把這些漂亮的句子寄給敵人吧？

賀果兒：你說什麼？怎麼……

蘇渥洛夫（從他衣裏取出一封信）：這裏。

賀果兒：那是什麼？

蘇渥洛夫：你發的第二封信。我們的士兵很不幸運的沒有接到第一封信。

(庸靜)

好，你現在還要說什麼？(停一會，對杜巴梭夫)叫士兵進來。

(杜巴梭夫出去。)

賀果兒(大哭)：你打算幹什麼？

(沒有人說話)

你爲什麼靜靜的？

(大家都閉口不言。)

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我看出你的眼光是不含善意。

(他跪在十字架前)

蘇渥洛夫夫：你只能怨你自己。

賀果兒(爬到蘇渥洛夫夫面前，哭泣)：親愛的上帝，那都是一場笑話，一個嘲弄，一個盲目的舉動……我是有罪，是的，但我還這樣年輕……

(杜巴梭夫帶着士兵進來)

不，不，不能這樣子！我會把什麼都告訴你！奧國人不是我們的同盟，他們是我們的死對頭！他們要使你打敗仗。那是他們告訴法國人……

蘇渥洛夫夫：帶他出去！

賀果兒：但你不能這樣對待我！我有許多勢力很大的朋友在宮廷裏，祕書廳會支持我……他們會爲這事和你算賬……啊，別忘記我對你的許多功績！不是我吧國王的信件帶給你嗎……：我知道，國王也不會對我這……不客氣，國王也會赦宥我的。

蘇渥洛夫：真的，國王也會赦宥你……

賀果兒：那麼大元帥也會赦宥我！……是我的希望的一線光明……伸伸你的手，我的救命恩人，伸伸你的手。我相信……我知道……我希望……什麼幸福！（士兵們把賀果兒拉起來，給帶出去了，一邊哭一邊鞠躬，杜巴梭夫跟在後面。）

蘇渥洛夫：勃洛卡！

（杜巴梭夫到回來。）

把屍身草草掩埋，墓上不插十字架。

（杜巴梭夫出去。）

蘇渥洛夫（對伯格烈勳）：檢查那記錄，把來燒掉。

米羅拉多威茲：呸……好像做了一個噩夢。

三山諾夫：一個毒辣的勾當……

蘇渥洛夫（對伯格烈勳）：處理這種事件是不能慈悲的，費此一生命，可以救全數萬生靈。

伯格烈勳：應該如此，亞力山大威西力該，但我們的情形依然很危險，這些國賊已完成他

們的破壞工作。可撤可夫是潰退了，我們已站在毀滅的邊緣上。

（槍聲一響，全室靜靜的。）

蘇涅洛夫：那是解決了……

（史德班涅夫在胸前劃十字架，出去，一陣寂寞。）

蘇涅洛夫：將軍們！我已下令前進！

伯格烈勳：前進！什麼地方？怎樣前進？

蘇涅洛夫：渡過鬼門橋，襲擊敵人的軍隊。

伯格烈勳：但那一定是可能的吧？

三山諾夫：一定是死路。

蘇涅洛夫：我們除此別無辦法。再沒有誰可以聯絡兵力，我們的退路已給法國人截斷了。

難道我們停在這裏保衛自己嗎？是的，但我們能支持多久？不，我們只有一個辦法——我們要衝過去！

三山諾夫：亞力山大威西力慈……當然，當然……你是對的……但我們怎樣衝過去呢？一個軍隊能渡過鹿子走的小徑嗎？

蘇涅洛夫：鹿子能走過的地方，俄國兵也能走過去；鹿子害怕走的荒徑——那邊，俄國兵也會走過去。

三山諾夫：但試想他們的情形，這些士兵的情形，天氣是冷徹骨髓，個個都餓着肚皮，個個在打瞌睡……縱令他們去襲擊，自然環境也不許我們；看那些巖巖削壁，四面都滅絕着法國兵！我們最後一個人都會給殺光，我們會消滅在高山深谷裏！

伯格烈勳（有所感地）：不是什麼事都是人力所能勝任的……我曉得這些山峯，我們似乎不能衝過去。

蘇渥洛夫：不對，彼得親王，你錯了，你跟我學了很多東西，讓這是你最後的一課。有好些戰爭是根據兵法來打仗；也艱苦卓絕的偉大場面，但有時候，當人們被煽動，人類的勇氣和意志，能掃除路上的一切障礙！在這個時候，有神聖的光輝照耀人們。在這個時候，他能幹出驚天動地的奇蹟……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生命才顯得有價值！（他把身體一挺，他的眼睛閃亮，臉上現出新的光輝，他又變了另一個人。）這個時候是到了，彼得親王！我們打算和死神作殊戰，後代人會驚異人類的奇蹟！人們能達登光榮偉大的尖端，我們所夢想不到尖端……今天，我們俄羅斯的鷹隼飛翔得比羅馬的鷹隼更高！讓反攻開始，伯格烈勳將軍！你統率前鋒部隊進攻！

伯格烈勳：我謝謝你，亞力山大威西力瑟！

蘇渥洛夫：你的路線是到山頂去，從那邊俯擊鬼門橋。

伯格烈勳：先生，我遵令出發。

蘇渥洛夫夫：米羅拉多威茲！你的部隊跟右去。

米羅拉多威茲：睡魔已跑了。

蘇渥洛夫夫：你就沿着河岸，在山邊側擊敵人的左翼。

米羅拉多威茲：先生，我準備出發！

（伯格烈勳和米羅拉多威茲出去。）

三山諾夫：我……？

蘇渥洛夫夫：你留在這裏，馬上就和你的部隊出發。

（停頓。軍號雄鳴，山谷回響，三山諾夫跑到窗子邊，蘇渥洛夫夫把手遮住臉，很軟弱地跌

坐在凳上。）

蘇渥洛夫夫：任務是偉大……我們能支持過去嗎？

三山諾夫：亞刀山大威西刀慈，他們出發了，他們去了！法國兵開火了！我們的士兵向前

衝！

蘇渥洛夫夫（想站起來，但又跌回凳上）：是的，是的，說下去……

三山諾夫：那些山谷都染紅俄國兵的血。但我們繼續前進，前進！伯格烈勳是衝過去了……

……啊，漂亮！漂亮！啊，如果我是和他們在一起……

蘇渥洛夫夫：說下去……說下去……

三山諾夫：我們的軍隊向前追進……好些人倒了……但其餘的仍前進……敵人的火勢已減低。我們能衝過去嗎？啊，那邊是米羅拉多威茲和他的隊部……我們的軍隊走進橋邊。

蘇渥洛夫：如我們佔據這座橋，勝利是我們的！

三山諾夫：法國兵看不見了……我們的兵堅定地前進……他們到了橋邊……他們現在停止了！

蘇渥洛夫（跳了起來）：停止了？

（同時發生一聲震蕩空氣的巨響。停頓。）

三山諾夫：鬼門橋給炸毀了！

（蘇渥洛夫衝到窗子邊。）

蘇渥洛夫：上帝扶助我們……我們現在怎麼辦？

軍官（跑進來）：鬼門橋被炸了！

士兵們（跑進來）：鬼門橋被炸了！

史德班涅大（跑進來）：那橋！那橋是完了！

三山諾夫：我們也完了。

蘇渥洛夫（對自己）：這些血都是白流的嗎？我的腦子在旋轉，怎麼辦？……怎麼辦？……這橋！這橋！（停了一會，突然很堅決的）啊，哈，我有了！我有了！跟我來，你們都跟我

來！（邁步到門外去。）

三山諾夫：亞力山大威西力茲，你到那裏去？

蘇渥洛夫：把茅屋拆了，將本頭拿去架橋！

（大家都跟着蘇渥洛夫，史德班涅大吹滅燭火！跟着他們出去。茅屋是空洞洞的，窗子上照着一縷微弱的晨光，停了一會，突然有很嘈雜的聲音，士兵們，軍官們，大將們都動手拆房子，最先天花板是拆下來了，木頭一塊塊掉在地板上，破洞裏若見一角天，木頭繼續下降，茅屋很快就拆光了，工作進行得很快，那些筋疲力竭的人們，又用新力量和興奮工作着，越拆越大，現在羣峯的輪廓也看得清楚了。）

聲音：唉，呃喃！唉，呃喃！抓住那根木頭！用你的大刀砍！
喂，那邊小心，小心！

現在通通在一塊，都在一塊兒放！

弟兄們，來呀，像在雷阿山時那樣幹！

像在卡魯加時那樣拚命地幹！

像在特瓦爾時那樣得意地幹！

（士兵們高聲笑。鎗聲時高時低。）

良善的和尙，請你們原諒我們，我們不會留下屋子的什麼東西給你們。

（現在屋頂和牆都塌了，桌和凳仍擺在那裏，在沒有拆掉的兩片牆中間，阿爾卑斯山現出它的奇觀，瓊峯高聳在蒼穹裏，那種莊嚴的姿態，給旭日的金光所照照。）

蘇渥洛夫：我的天，這是多麼偉大！怎麼，這裏有很多木頭，足夠架橋渡過海洋！

（士兵們搬運木頭，消失在懸崖絕壁中，史德班涅大拿起最後一塊木頭，盡力幫忙士兵們。）

史德班涅大：我不是說過，男子漢能幹的我也能幹嗎？（出去）

蘇渥洛夫：那邊，一個漂亮的女人去了！勇敢可憐……

杜巴梭夫（跑到蘇渥洛夫面前）：繩子不夠綁木頭。

蘇渥洛夫：真的……繩子是不夠的。（停一會，他把他的肩帶撕下，交給杜巴梭夫。）拿這個去，用我的名義，告訴所有的官佐，撕下他們的肩帶去綁木頭！

（杜巴梭夫跑出去。）

三山諾夫！

（三山諾夫跑上來。）

把你的部隊紮在橋邊，在山谷裏……守住！官佐須最先渡過橋去……

（三山諾夫出去，停頓。）

蘇渥洛夫（俯視山谷）：一個可怕的任務……（戰鼓喧天，號角狂吹，鎗聲稠密。）

鐸！衝鋒！（身子往前衝，但搖擺不定，雙手捧住胸口，跌倒，給有力的手臂扶起抱住。）讓我去……（看着下面的戰事）他們停了，衝鋒！衝鋒！（準備拔腳跑，但給人拖住，他全神貫注的朝下看。）士兵們！軍官們！衝鋒！我的好弟兄，我的勇敢的傢伙……史德班涅大也和他們在一起嗎？勇敢的女人！他們那邊去了……

（巖石後面發出歡呼聲，士兵們好像山崩地裂般，從山頂衝到山峽邊，吶裏狂呼「勝利萬歲！」）

蘇渥洛夫（緊看着戰事，突然喊出）：史德班涅大！（他朝後倒，慢慢的脫去帽子，露着雪白的頭髮。他周圍的人都跟着做。戰鼓瑟瑟，士兵們從巖石上頭衝下來，杜巴梭夫跑進來，他停在蘇渥洛夫面前，說不出一句話。）

蘇渥洛夫（跑前去擁抱杜巴梭夫）：勃洛盧卡，你和我又變成形單影隻了……
（杜巴梭夫出去，流着淚，傳令兵進來。）

傳令兵：敵人跑了！伯格烈動的軍隊已渡過鬼門橋！勝利是我們的！

（歡聲雷動。）

蘇渥洛夫：這犧牲是偉大的……行動却很——光榮！……

（勝利的號角狂吹，東方已日出。）

幕落

第八幕

祖國

在卡孟嘉村，離聖彼得堡不遠。一個春天的早上，一羣穿着粗拙衣裳的鄉民，有男子，女，和赤腳的小孩，帶着布包和布袋，聚集在教堂的曠地上，他們穿着赴禮拜的最漂亮的衣服，都抬頭望着鐘塔，在屋旁邊站着鄉長和牧師，牧師穿着一件白長袍，在教堂門外的路邊，站着成羣的農民，遠望是青青的田野，有籬笆，有菜園，還有驚駭鳥類的草人，少數濕潤的赤楊木，在鐘樓旁的前頭，有一位白髮老人倚杖而立，她是一位告老的士兵，胸前掛着一個獎章，那是伊萬葉哥金——他有一種嚴肅而瀟灑的態度。

葉哥金：看那邊！在小溪那邊！

敲鐘者（從鐘樓上用鼻音回答）：不，還看不見塵土。

葉哥金：眼睛放亮些！看吧！敲夫松樹林那邊。

敲鐘者：沒有，看不見一點影子。

阿爾塔斯牧師：我主慈悲。

葉哥金：你看不見樹林那邊嗎？

敲鐘者：不，看不見什麼。

鄉長：不可能的。（對牧師）太陽高高掛在天上，時候是不早了，他的女兒和庫杜梭夫將軍幾乎等了空個鐘頭，他們都有點失望……（提高嗓子）阿爾塔斯神甫，你擺在鐘樓上的是傻瓜嗎？或者是一隻瞎眼的蝙蝠，他會看不見大元帥的，他會看不見他，我瞎放槍。（向敲鐘者喊）你要看不見他，你這瞎眼鬼，我會教訓你一頓！好，看見什麼沒有？

敲鐘者：沒有，沒有，看不見什麼！

鄉長：你說謊，你這狗，你這笨豬！等一等，我自己會爬上去看！

鄉長：別饒舌，你這笨豬！沒有誰跟你說話。（去到那女人面前）你帶了什麼東西？（搶

她的籃子看）哈，哈，麥餅……呵，給大元帥那麼好的食物。這是什麼？怎麼一隻雞，而且是一隻烤雞！……這是果餡點心嗎？看起來很好。很好，很好，我會把來那買獻給大元帥。

那斯當細亞：死，仁慈的先生，讓我自己來！並不都是我的，達利亞伯爵和安育嘉的麥餅也在裏頭。……

達利亞：我的雞！

安育嘉：呵，我的麥餅，我的麥餅！

鄉長：安靜些！我會照料你們的東西！我會把你們的東西獻給大元帥。

（葉哥金搖搖頭，裝出憎惡的姿態，那些婦女同時抓緊籃子，布忒等，趕快跑出柵門，鄉

長的兩眼往上瞧，又看着手裏的籃子，不曉得怎麼辦好，他把籃帶到鐘樓上。）

那斯笛細亞（哭起來）：啊！那是我們真的烤的。（羣衆起一陣騷動）

聲音：喂、邊，敲鐘者，有好吃的東西送給你。

把你的嘴張大些！

那斯笛細亞：我們是要送給大元帥的……

米極塔寶貝爾：大元帥看見你的餅，會像盲人看天。

安育嘉：無賴！他也許會吃我的餅。

米極塔寶貝爾（向着敲鐘者喊）：上面的眼睛睜大些，你要看不見他，那麼讓上帝扶助你！

敲鐘者：不，不，還沒有廢手囉。我可以看見甫斯杜現史克的鄉民來到公路上，巴拉歌夫

史克的民衆接踵而來，也有柴卡里仁的老百姓朝這邊來……

達利亞（對她的女兒）：今天是偉大的假日，我的孩子，全世界的人都出來歡迎我們的蘇

羅洛夫！

敲鐘者：但還沒有塵土飛揚……

鄉長（站在鐘樓上，喘着氣）：呵，混蛋，不是我說錯了，你會看不見他們，你這飯桶！

沒有看到他們！狗！敲鐘呀！狗！敲鐘呀！

敲鐘者：但，但，你老先生……你是看錯了方向……那才是從彼得堡來的……馬車要由這

條路來……

鄉長（嚴厲地）：從彼得堡，唉？好，就這樣吧，你照着我的話做！

敲鐘者：你看，你看，那邊……巴拉歌夫史克那邊……塵土是飛揚了……

鄉長：那裏？我看不見什麼，敲呀，濃子，敲呀！

（鐘聲響了。）

許多聲音：他們來了！

他們來了！

我們的小父親蘇渥洛夫來了！

（羣衆擁到柵門邊。）

達利亞的女兒（對葉哥金）：祖父，你真的見過蘇渥洛夫本人嗎？

葉哥金：看見他？怎麼，親愛的，我和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共同作戰了三十五年，我們共同

攻陷過多少城池，多少要塞……呢，親愛的，我簡直記不清許多地方……有柏林，佛蘭福德，

華沙，達度加易要塞，易斯姆爾要塞……「欲升天入地易，撼蘇渥洛夫難！」那就是敵人的

看法。

達利亞的女兒：祖父，大元帥是個子高大，樣子使人害怕的嗎？

葉哥金：亞力山大威西力慈！（呵呵大笑）不，他並不高。沒有我的肩膀高。但你遠遠就

可看見他。你可從世界上的任何角落，看見我們的亞力山大威西力茲……

（威斯賀蘭走進教堂的方場內，他穿着旅行的外套，後面跟着許多副官。）

威斯賀蘭：這是什麼祈禱儀式？爲什麼要敲鐘？誰命令敲鐘？

葉哥金：報告官長，我們是歡迎大元帥！

威斯賀蘭：馬上停止敲鐘。

副官們（大家同聲向鐘樓喊）：停止敲鐘！（鐘聲停了。）

葉哥金：但是爲什麼，爲什麼？……報告官長，請試想想我們歡迎的是什麼人……我們怎麼能夠不快樂！

威斯賀蘭：捉他出去！

（副官們好像要捉葉哥金的樣子。）

葉哥金：手放開！伊萬葉哥金爲祖國作戰三十五年，爲了他的功勞，他曾得到一個獎章……

……讓我走……讓我走……啊嘔！

（副官們把葉哥金推出門外。）

威斯賀蘭：清除方場，把柵門鎖上，請庫杜樓夫將軍和太太們走進儀廳。

（羣衆散去，教堂的方場是空空的，有一位副官出去執行威斯賀蘭的命令。別的副官鎖上柵門，鄉長手裏依然攬着籃子，出現在鐘樓門邊，他跑到威斯賀蘭面前。）

威斯賀蘭：你是誰？

鄉長：報告官長，我，先生，我是鄉長。

威斯賀蘭：唔，你這樣就算負了責任嗎？羣衆踏來塞着道路，擠着方場，你是要負責的。爲什麼要這樣的場面，誰叫這樣做？

鄉長：報：報告官長……那是誤會……但你怎麼能應付這些蠢東西呢？他們從鄰鄉來到這裏，帶着許多禮物……我不曉得他們帶些什麼東西！

威斯賀蘭：你自己拿的不是禮物嗎？你提着那籃子幹什麼？

鄉長（把籃子藏在背後）：報：報告官長，……你……弄錯了……我是沒有罪的，有天見證，我是無罪的！（把籃子拋開。）

阿爾普斯牧師：我主慈悲！

威斯賀蘭（對鄉長）：聽着，你這條伙，不要胡冷，大元帥不准到這方場，馬車直驅這道裏，民衆必須趕開，大元帥不在這裏過夜，他在牧師家裏休息一會，在老百姓散開以後，他要繼續他的行程，你曉得嗎？

鄉長：是的，先生，一概遵命辦理。

（柵門開了，庫杜梭夫和蘇菲亞的女兒娜笛露出來，還有蘇菲亞跟他母親卡烈涅可娃，蘇菲亞穿着孝服。）

威斯賀蘭（對鄉長）：現在，工作緊張些！

（鄉長從柵門口出去。）

威斯賀蘭（用一種媚態的微笑，伸出他的手）：最後，娜笛利阿亞力山大洛夫娜，最後來了，親愛的，你父親馬上就會到，他快來到這如畫的鄉村，我很焦燥地等着這快樂的會面。

娜笛利阿：請問將軍，爲什麼民衆給驅逐到外面等……

威斯賀蘭：我親愛的娜笛利阿亞力山大洛夫娜，你說話好像小孩子……你父親是疲累了，這種艱苦的戰爭毀壞你父親的健康，他是生病了，他應和民衆隔開，這些民衆只會使他興奮，亞力山大威力慈須護衛周到，勿使過於興奮，他需要休息和安寧。

娜笛利阿！但這還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旅館裏已給他預備好床和中餐……不，將軍，亞力山大威力慈不會感謝你這點！

威斯賀蘭：但你一定要曉得……

庫杜梭夫：不要這樣孩子氣，娜笛霞！（撲倒的手臂）威斯賀蘭將軍所做的事，不會完全沒有道理的，他不會做了事而得不到報酬的。

威斯賀蘭：米開兒伊拉亮諾威茲！我可以照樣回答……但我不願意這樣，在一個時候，我沒空和你作無聊的口角！

庫杜梭夫（對娜笛利亞）：你是累了，娜笛利阿，讓我們到樹蔭下站站。

（庫杜梭夫帶娜笛霞走開，他們坐在遠遠的草坪上，一陣喧嘩聲，在籬笆那邊，發出歡呼聲和動亂。）

威斯賀蘭（對蘇菲亞，在庫杜梭夫背後點着頭）：一個小人！
蘇菲亞（低聲地）：我不曉得他是這種……

卡烈涅可娃：國王不喜歡他，他是有理由的，他的舉動不斯文，態度很粗暴……
蘇菲亞：夠了，媽媽，那是很難的……

威斯賀蘭（停了一會）：可憐的蘇菲亞，這樣的不幸降臨你……（停頓）一個多麼悲痛的打擊……預伏着……（停頓）你會對你所崇敬的人而感到幻滅。

蘇菲亞：你說是誰？我不懂得……

威斯賀蘭：我可憐蘇菲亞，你敬愛他，你這樣崇拜他……

蘇菲亞：什麼？你是指米紫兒嗎？你說幻滅？但他是威仁的烈士！說吧，我求你……

威斯賀蘭：我將很坦白的……（停頓）那並不是命運之神的手，或者是一顆流彈殺死米紫兒。（停頓）他，你所尊敬為最好的朋友，米紫兒會這樣至公無私，會這樣忠心對他的……

蘇菲亞：上帝！你說什麼？

卡烈涅可娃：你的意思是說：米紫兒的死是由於……

（一位副官走近威斯賀蘭的身邊。）

副官：報告官長，大元帥快到了，馬車已很近。

（柵門外歡聲沸騰。）

羣衆又擠擁到這裏，無法驅散他們……

威斯賀蘭：別開柵門！讓馬車停在外面路上，大元帥會從小門進來。

（讚美的呼喊，快樂的歡聲如雷，帽子飛騰空際，籬笆上面可見馬車蓋子，上面坐着馬車夫，副官致敬禮後跑開了，庫杜梭夫和娜笛利阿跑到小門邊。）

威斯賀蘭（挽着蘇菲亞的手）：我的朋友，冷靜些，冷靜些！

（小門開了，副官和鄉長阻住羣衆進來，蘇涅洛夫靠在柏格烈勳和杜巴梭夫，走進教堂的圍牆內，柵門是關着，娜笛利阿跑到蘇涅洛夫面前。）

娜笛利阿：爸爸！

蘇涅洛夫（抱着他的女兒）：娜笛現卡……蘇涅洛夫慈娜……我的小女兒，我的寶貝……

（吻她）我的孩子……

（庫杜梭夫和柏格烈勳相擁抱。）

柏格烈勳：我們早已預料到此些……等一會兒——我會告訴你許多事情……

庫杜梭夫：命運又把我倆合在一起……謝謝上帝……亞力山大威力慈好嗎？他的健康
呢？

蘇涅洛夫：米開兒！拉亮諾威茲！米霞！跑過來，讓我看看你！
庫杜梭夫：最好！最好！

（庫杜梭夫邁步到蘇涅洛夫面前，彼此互相擁抱，籬笆外面的喧嚷並不減低，威斯賀爾走近蘇涅洛夫。）

威斯賀爾：恭賀你榮歸故里！亞力山大感西力慈！美哉！美哉！

蘇涅洛夫：啊，致敬，致敬，威斯賀爾。（看見蘇菲亞，溫柔地叫）蘇菲亞斯嘉……他怎麼死的？（停一會）蘇菲亞斯嘉……（停頓）誰證實是不值得……

蘇菲亞（歇斯迭利地）：說吧！說吧！不必顧慮我！

蘇涅洛夫：他出賣我們的國家……（停頓）這種罪是無法寬饒的！
（蘇菲亞大哭起來。）

卡烈涅可娃：他……他……殺了男爵！多麼殘酷，真是沒心肝的人！

（威斯賀爾扶着蘇菲亞的手）

蘇涅洛夫（對卡烈涅可娃）：你是一個蠢西！

蘇菲亞（對蘇涅洛夫）：你殺了他……上帝不會寬宥你！

卡烈涅可娃：沒有誰會寬宥你！

蘇涅洛夫：試想你說些什麼，蘇菲亞斯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民衆跑到他面前，衝過鄉長，威斯賀爾，他的副官，卡烈涅可娃，和蘇菲亞，把他們都衝開，伊萬葉哥金在前頭，高聲喊：「亞力山大威西力惹」，我的小父親，緊攬着蘇渥洛夫的頸項。）

阿爾塔斯牧師（他的頭從住宅裏伸出）：我主慈悲！（旋即縮進去。）

（民衆層層包圍着蘇渥洛夫，普遍的狂悅，鐘突然開始敲動，輕輕地，不堅定地敲動。）

米極塔寶貝爾（向着鐘樓喊）：對了！敲呀！把鐘敲破！爲光榮的價值敲吧！

（鐘聲洪洪地敲動）。

——幕落——

第九幕

蘇渥洛夫是永生！

一間明亮而敞的房間，一張床，一張圓形桌字，還有一張椅子，這就是所有的家器。從窗口可望見彼得堡的許多屋頂，是五月裏的某一晴天，蘇渥洛夫躺在床上，身上蓋着一件羊毛氈，房子是靜悄悄地，蘇渥洛夫突然咳嗽得很厲害，弄得他非常疲累，房子又歸沉寂。

（娜笛霞進來）

娜笛霞：爸爸，你有叫我嗎？

蘇渥洛夫（停一會）：沒，我的女兒……但你現在已來了，你就整理氈子。

娜笛霞（把氈子和枕頭整理好）：現在吃一點藥吧。

蘇渥洛夫：呵，不，我不吃。

娜笛霞（在床邊坐着）：爸爸，你是那麼難服侍的病人。（停頓）你不理什麼人，什麼人都不理，魏克德醫生也在訴苦，赫勃洛卡也說，他對你沒有辦法。（停頓）喝一點藥水吧，請你喝……（拿起藥瓶，把藥倒進茶匙裏）你一定要喝，爸爸，你真的要喝。

蘇渥洛夫（把藥水喝了）：呃，好苦的藥……

娜笛霞：魏克德醫生說，泥洛對你很好。

蘇渥洛夫（精神興奮）：不，不是我！讓這些遊手好閒的健康人，和喪心病狂的賭徒賴在泥漿裏，我真是厭惡泥濘。對我，這個鄉村，這個茅屋，木頭架的浴室，是最好治療法。最好是喝一點稀粥和一大杯麥酒！

娜笛霞：爸爸，這是什麼意見！

蘇渥洛夫：別忘記我是一個士兵！

娜笛霞：士兵應該服從命令。但有什麼用，你老不聽話。（起身出去）

蘇渥洛夫：娜笛仙卡……你不要真的惱怒我。那條惡羊會跑來，用角觸生氣的娜笛霞，不要生氣……（停頓）討厭的咳嗽，發熱，老毛病又來了——這都沒有關係……（停頓）行近前些，我的勇敢的將軍……啊，歲月飛逝！你已經長成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嗎？我搖着我的小蘇渥洛慈嘉在我膝上，跟她說許多故事……還記得……關於巴巴雅加，智者瓦西利沙，和牧師的勢利眼睛嗎？

娜笛霞（坐在床邊）：是的，是的……我都記得……女看護也告訴我許多故事，但你的故事常常是最好的……我記得你講完了故事，我會叫你從頭再講一次，你會多麼生氣，我是多麼高興！

蘇渥洛夫：是的……一概都過去了，而且都被忘記……現在，另外一種故事來到我們腦裏。……

娜笛霞：什麼故事？爸爸。

蘇涅洛夫：呵，各種各樣的……要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嗎……但有一個條件。

娜笛霞：什麼條件？

蘇涅洛夫：就是你要做個好孩子，不要用這些藥來攪擾你年老的父親……而我的故事……（停一會）我的故事是非常悲哀……（停頓）有一次，有一個士兵，他很愛他的民族，他的國家，像愛自己的生命般，像愛太陽的金光般，在五十年間，他保衛他的國家，抵抗所有的敵人……他沒有打過一次敗仗……但是有一次，他也算是失敗了……

（靜靜的）

娜笛霞：你年紀老了，親愛的爸爸……

蘇涅洛夫：是的，生命是成爲陳跡……生命是在那邊……我能看見生命，好像生命是在我掌握裏……華沙……易斯姆爾……阿爾卑斯山……

娜笛霞：是的，許多困難，艱辛……你絕對不願危險……但你得到什麼報酬呢？

（蘇涅洛夫是靜靜的。）

蘇涅洛夫：我的一生都在追求光榮……追求虛榮——而和平却在那邊——在萬能之主的寶座邊。

（肅靜，有人在敲門，跟着是嘈雜的聲音。）

杜巴梭夫（進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有人要來看你。

娜笛霞：是醫生嗎？

蘇涅洛夫（用一種淘氣的耳語）：別讓他進來！說我是睡熟了……

杜巴梭夫：不是醫生……一種什麼伯爵，國王派來的，想和你說話。

蘇涅洛夫（躍然而起）：啊，我準備好了。（杜巴梭夫出去）娜笛仙卡……拿我的制服來

……我要穿……

娜笛霞：但是爸爸！醫生說你是不能動的。

蘇涅洛夫（用肘子支持着起來）：我還沒有打敗哩！他們記得我還活着！他們還需要我。

（庫塔易梭夫進來，他穿着馬爾塔式的制服，有一條青綢帶斜掛在肩胛上，他打了個躬。

蘇涅洛夫：致敬 致敬……娜笛仙卡，我親愛的，你出去。（娜笛霞出去。）你想和我說

話 我準備好了，你說吧。

庫塔易梭夫（冷咳幾聲）：國王陛下派我把這消息傳遞給你。國王陛下曉得了這件事，當

你在外國統率軍隊時 你有一位屈從的軍官，他是總值星官，曾觸犯軍法，他陛下要你報告此

事，什麼使你慫恿他胡幹。

蘇涅洛夫（停一會，用沉悶的聲音說）：原來如此，還有什麼旁的事嗎？

庫塔易梭夫：是的，你也做了許多悖逆國法的行爲。

蘇渥洛夫：你是什麼人？

庫塔易梭夫：我嗎？（驕傲地）庫塔易梭夫伯爵！

蘇渥洛夫：庫塔易梭夫！庫塔易梭夫伯爵嗎？我的天：從來沒有聽見過你……請問你的什麼職務。

庫塔易梭夫：我是他陛下宮內的庶務大臣。

蘇渥洛夫：是的，但以前呢？

庫塔易梭夫：御獵主管官。

蘇渥洛夫：再以前呢？

庫塔易梭夫：掌馬司。

蘇渥洛夫：不，再以前，最初的時候。（庫塔易梭夫靜靜的。）來，來，別害羞，說出來。

庫塔易梭夫（從咬緊的牙縫裏）：侍者。

蘇渥洛夫：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停頓）曾在軍隊中服務嗎？你會參加什麼戰役，什麼抗戰？

（庫塔易梭夫靜靜的。）

蘇渥洛夫（用肘子支持身體，將拳頭打着牆壁）勃洛卡：（杜巴梭夫進來）勃洛卡，你把

這般漂亮的先生看清楚些！他曾做過御獵主管官，御馬主管官，這個主管官，那個主管官……現在他已爬到伯爵階級，你和我呢，我們都是傻瓜，在地球上面東征西討，冒着槍林彈雨，而在這些時候，他已經一步步爬上去。你瞧，他胸前還有獎章哩。他們還派他來見蘇渥洛夫，傳達命令。當我死了，勃洛卡，你得找一個舒服的職業，誰知道，也許你有那麼一天，你會成爲一位伯爵。（停頓）這是不行，恐怕不能夠！我從來沒有教會你拍我的馬屁，而你又是一個酒鬼……太沒有出息，你出去，不，等一等，看着這位先生出去。（停頓）

庫塔易梭夫（臉色無光地）：我要對國王說什麼話呢？

蘇渥洛夫（突然地）：你可以說……蘇渥洛夫是死了。

庫塔易梭夫：什麼？

蘇渥洛夫：告訴他蘇渥洛夫已死。

庫塔易梭夫：我……我不懂得，你喜歡開玩笑。

蘇渥洛夫：照着我的話做就是。

庫塔易梭夫（迷亂地）：是的，先生！（打傷後出去，杜巴梭去跟着。）

（蘇渥洛夫疲累地躺在枕頭上，他閉着眼睛，全身都是肅靜，遠處傳來戰鼓的響聲，聲音漸行漸近，軍樂隊旋即奏出陸軍進行曲，雄壯而激昂，曾在柏林街市上聽見這進行曲，當俄國兵開進城時；在易斯姆爾的牆腳下，在晨光熹微中，曾聽見這支進行曲；在意大利酷熱的陽光

下，這進行曲曾鼓舞俄國的戰士；蘇涅洛夫躍然而起，尖着耳朵注意聽，他臉上有一縷孩真的光輝，他撥開簾子，從床上跳下來，他跑到簾子邊，把窗門推開，軍樂和戰鼓的聲音充滿房子裏，蘇涅洛夫站在陽光下，我們又看見從前那位蘇涅洛夫，他看到下面，大聲喊着。

蘇涅洛夫：喂，你，那邊的……你叫什麼名？……庫塔易梭夫！等一等！庫塔易梭夫……你可以告訴國王……讓他把這消息傳給他的朋友——那位日耳曼皇帝知道；蘇涅洛夫還活着！你聽見嗎？他活着！他活在每個俄國戰士，活在每個俄國士兵，他絕對不會死！

（兩扇門推開了，娜雷霞和杜巴梭夫同時衝進房子裏。）

你聽見嗎？你！蘇涅洛夫絕對不會死！

（外面奏着勝利的進行曲，鼓聲輕快地敲打着，漸行漸近。）

——幕落——

中西譯名對照表

	Kargeisen	卡介森
	Friedrich De Ggreat	佛力德烈大帝
	Wagner	文官瓦納
	Karl Ulrieb	卡爾烏力
	Khlopushin	克洛蒲辛
	Nitchevo	涅柴甫
	Pyotr Leskov	彼阿得李斯可夫
	Dubasov	杜巴梭夫
	Yekorgin	葉哥金
地名	Uyatka	威厄嘉
	*Chernyshev	查尼歐夫
	Pyotr Fedorouetch	彼阿得費多羅威慈
	*Zahhar Gregorich	柴哈爾格利哥力
	Totleben	脫都崩
地名	Moldavia	摩爾打威亞
地名	Jassy	查綏
	Stepanida	史德班涅大
地名	Izmail	易斯姆爾
	Samsonov	三山諾夫
	Grishka	格利盧卡
	Potemkin	波鄂金
	Sinelnikov	西涅爾匿可夫
	Glushkov	格魯盧可夫
	Polostk	波洛斯克
	Sofya Karetnikova	蘇菲亞卡烈涅可娃
	Sofya Pavloova	帕夫洛夫娜
	Natasha	娜篤露

	Vogel	賀果兒
	Michel	米紫兒
	Dolgorukaya	道爾格魯卡耶
	Gagarina	嘉佳靈娜
	Rodenbach	羅登伯
	Emanuel Jvanovich	奄孟奴爾伊萬諾威慈
	Westfalen	威斯賓蘭
	Mikhail Lllarionovich	米開兒伊拉亮諾威茲庫
	Rufuzov	杜樓夫
	Gndovich	鵬多威茲
	Socrates	蘇格拉底
地名	Parnassus	帕娜薩斯
	Versailles	凡爾塞
	Šiuervā	明娜娃
	Sofyushka	蘇非育斯嘉
	Plátov	勃烈撓夫
	Grigori Alexandrovich	格利哥力亞方山夫潘威
	Pofenrvin	茲
	Mishā, Vogel	米下賀果兒
地名	Kinburn	金班
地名	Rymnik	琳涅
地名	Fokshan	霍山
	Kalinushkin	卡林奴盧金
	Kostrik	可斯特力
	Terensyavna	提蘭越夫娜
	Ogrov	阿涅夫
	Danube	丹納河

	Kozlud	可斯路得
	Abdul Resak	阿都爾理沙克
	Hirsova	霞梭瓦
	Tuxt oafa	大渡加拉
	aeil	保爾
	Nelidova	納利杜娃
	Yekafetisa Iwanova	葉克德林娜伊萬諾夫
	Caerire	嘉沙琳
	Lövenstern	羅文斯坦
	Preobrazbenskys	勃列阿伯刺瑪斯基司
	Kanabich	甘納畢盧
	Landener	林登納
	Essen	黑仙
	Ertel	阿塔爾
	Andsushka	安得路盧卡
	Kutaisov	庫塔烏梭夫
地名	Konchauskoye	康昌斯可烏
鳥名	Pyotr Kuzmich	彼阿得庫茲密盧
地名	Marya Ivanovna	瑪利亞伊萬諾夫娜
	Lomonosov	羅曼諾梭夫
	Smilkbail Vasilieviek	米開兒瓦西利威茲
	Nikolayev	尼可拉烏夫
	Borovichov	博羅威策夫
	Natalya Alexandrovna	納第利阿亞力山大洛夫
	Suvov	蘇渥洛娃
	Lupanida	魯潘丁娜
	Natasha un'ca	娜笛仙卡

	Bagration	伯格烈勳
地名	Novi	諾威
地名	Trebbia	特烈比亞
	Melas	米拉斯
	Rinsky-kosakov	林斯基可撒可夫
	Archduke kavi	卡爾大公
	Messena	馬生納
	St Gothard	哥聖達
	Miloradovich	米羅拉多威茲
	Moureau	毛路
	Mac Donald	麥唐納
	Jaubert	朱伯特
	Chur	柴爾
	Sargaus	沙甘斯
	Ryazan	雷阿山
	Kakuga	卡魯加
	Tver	特瓦爾
	Balashov	巴拉歇夫
	Althems	阿爾塔斯
	Nastasyon	娜斯笛細亞
	Daoya	達利亞
	Anvutka	安青嘉
	Mikita Bobyl	米極塔寶貝爾
	Pustosherek	甫斯杜現史克
	Balaskevsk	巴拉歇夫史克
	Zakharyin	柴卡里仁
	Weikart	魏克德
	Babayaga	巴巴雅加
	Vasileva	瓦西利沙
	Maltesa	馬爾塔式的